




資 投

〔集說小篇短〕



中學雜誌叢刊

22

投 資

(短篇小說集)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郵費)

中學學生雜誌
“資投”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沙南陽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央書局查驗登記會審查證字第一三八九號

目次

投資	葉紹鈞 (一)
父子	巴金 (二〇)
賴威格先生	巴金 (三〇)
蘇堤	巴金 (三二)
復仇	巴金 (四七)
管菜園的老人	巴金 (六六)
冬	徐楹 (七一)
父與子	徐盈 (六七)
一個中學生所講的	徐盈 (〇七)

- 失學以後……………魏金枝(二六)
- 爸爸上園口去……………黑 嬰(二七)
- 教師所講的故事……………高爾基譯
金仲華(二四六)
- 青房間……………格 拉 漢 姆(二五九)
- 新先生……………豐 子 愷(二七五)
- 情書……………徐 聲 越(二七五)
- ……………久米正雄(二八二)
- ……………梁 珍(二八二)

投資

葉紹鈞

我滿頭是汗，從三等車的門口擠下來，腳踏着月臺的水門汀地；我踏着了上海的地土。一隻小皮箱提在右手裏，一把洋傘挾在左腋下，一個小紙包藏在裏面小衫的左邊的袋子裏。一個腳夫慌忙地奔過，在我身上掃了一下，我的左手便機械似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在，位置一點沒有動，小紙包依然酣睡在袋子裏。我舒了一口氣，把腳提得高一點，急速地向前走。

離開家庭雖然還不滿五個鐘頭，我的兩隻手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卻不知有多少回了。我身上從來沒有帶過這麼多的錢。兩百五十塊，全是中國銀行的鈔票，五塊的。放到了袋子裏，媽媽替我在袋口縫了兩針，這可稱穩妥了；可是兩隻手並不就此放心，還是要輪替地按，按，按，好像犯了胃病似地。

爸爸把這一疊鈔票授給我的時候，他的白皙而露出青筋的手微微發抖，他說：「這里兩百五十塊，要當心到了上海，就寄存在伯伯那里，等考取了繳費再向他拿。」

爸爸對於金錢是頗愛惜的。但是支出鉅量的可愛的金錢作資本，博取比資本多至多少倍的贏利，這樣的機會究竟不宜錯過：這是他授給我鈔票時的心情，我知道。

我接鈔票在手，一張一張地數了一遍，又取一張報紙包起來；同時我感到一陣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好像我佔了爸爸的便宜，好像我搶了爸爸的東西。還有，爸爸說等考取了繳費，我果真能考取麼？自己的實力自己知道得清楚：「英」「國」「算」勉強及格，什麼功課都只浮浮地記得一些輪廓，我果真能考取麼？倘若命運判定我無從繳費，這包鈔票只得原封不動地繳還爸爸，那時候，爸爸的心情又將怎樣呢？

坐在三等車裏，我無心玩賞兩岸的水田，無心觀看南翔以東日兵轟炸的痕跡，也無心聽同車旅客此呼彼應地談着身邊私事以至國家大事；我只是茫茫然，剛纔的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儘盤踞着不去，失望的豫兆又似乎一回清楚一回地在心頭露臉。於是，我

的兩隻手輪替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去。

「元官！」

聽得有人喚我的小名，我定睛看去，逆着人羣的潮而來的是伯伯家的用人阿穆。我心裏一鬆，好像已經到了伯伯家裏了。

飯後，伯伯吸着雪茄，眼睛似閉不閉的。我坐在他旁邊；看到他的頭髮，心想去年他去君我們時，白髮還沒有這麼多。電扇輕勻地旋轉着；當窗的簾子直垂到地，一動也不動。

「你到底要去考大學，」伯伯吐了一縷白煙，看着我說。

「爸爸說的，不考大學也沒有地方好去；況且，大學畢業究竟是個資格，這筆錢花了也值得的。」

「因此，就決意投資了？」伯伯的口吻是在譏嘲他的弟弟。

「是這樣子，」我用寫實的態度作答。

「沒有話說，我們的生活是被注定了浸漬在投資裏頭的。」伯伯轉為感歎的調子說：「我從前投資進大學，出了大學，當教師取贏利；後來因為當教師沒意思，辭掉了，弄一個廠，直到如今，豈不是仍然不出投資的範圍？現在你又要去投資了！」

「我擔心的是只怕考不進大學，」我不知道伯伯何所為而感歎，難道他也學着青年人的樣轉變了意識麼？雖這樣想，我並不問他，卻把我的心事透露了出來，意思是要他作我的參謀，使我有點兒把握。

「沒有的事！」伯伯搖頭，堅決地說。「幾曾見先施永安拒絕過錢袋充足的人？你帶來有兩百五十塊錢，大學也決不會拒絕你。」

「到底要看程度的，」這樣說時，我就想到各大報第一二兩張的廣告頁以及教育新聞欄，這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偉人，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那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大家，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難道他們不用精密的天平稱量程度，就胡亂錄取新生的麼？以偉人的身分，大家的身分，學者的身分，我相信他們決不至於如此。

「你到過大世界麼？」伯伯發了這突兀的問，重又吸他的雪茄。

「前年跟媽媽來上海，去過的。」

「你不要把大學看做怎樣莊嚴怎樣了不得的所在；這里一個大學就是一個大世界。甲教授在A一講堂講他的那一套，乙教授在B三講堂講他的那一套；這和人人笑在三樓表演口技，王美玉在二樓唱文明新戲情形相同。男學生趺着拖鞋來了，女學生帶着胭脂盒小鏡子來了，聽得不合意，就換過一個講堂，或者索性走到場上看新開的花兒，回到寢室睡午覺去；這和大世界的游客又有什麼兩樣？」

「嘻」我笑了；如果我能夠考進大學的趣味一定不壞，比較中學當有絕然不同的地方。

「不過，」伯伯接續說，「一張大世界游券只消兩角錢，大學卻貴得多了。所以大學的游客遠不及大世界那麼多，是不是你既踰整了兩百五十塊錢，你就具備了游客的資格，當然進去就是，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多考幾個大學，」我終於把這幾天私下裏盤算的結論和伯伯商量。

「這有什麼不可以，只要考試日子不衝突就好了。」伯伯示意給我，那收音機旁邊有着當天的報紙。「我們把各大學的廣告來看一看吧。」

我在三個大學報了名。考試日子並不衝突，甲大學最先。

我走進甲大學的門，「大世界」這一念突然竄入我的意識。煤屑路通到各所散處的建築，各色的大麗花在路旁堆着笑臉，那些建築像玩具似地擺在地面上，洞開的窳孔裏會有玩偶的臉探出來吧。我聽着自己的腳步聲，悉利，悉利，偶然有一兩個青年追過了我前去。草場上點綴着十來個青年男女，粉紅衫，淡灰色西服，飄飄的長衫。這境界空曠清靜，好像夢中一樣。我不禁想，遊客到得還不多呢。

第一場考國文。我接到題目紙作文題是「爲政以愛人爲大說。」這大概是一句成語吧，可是不知道出在什麼書上。不知道也不要緊；「爲政」和「愛人」的意思我都懂。

得。既已說明「爲政以愛人爲大」，我給說出一點「以愛人爲大」的理由就得了。啊！下面括弧裏還有四個小字——「體限文言」，這可叫我爲難了。我生平就沒有作滿五回文言。國文先生常常說，「這回試作文言吧」，我想寫語體何嘗不是我的意思，照舊交了語體，只有幾回考試，先生也特別聲明着「體限文言」，我沒法，纔像鄉下人學說官話那樣勉強強強完了卷。我不懂那班先生抱的什麼主意，一貫地嘮叨着「文言」「文言」，他們到底要試驗學生的思想見解呢，還是要試驗學生的一文言？」

總之，又得勉強強強「文言」一下了。下面密密細細的是四十個測驗題，太多了，我的眼睛在紙面上跑馬，認清的字眼好比馬蹄着落的地方：「屈原」「相如」「山水方滋」，「十三經」，「宋儒」，「雕龍」，「敦煌」，「魯迅」，「三國志」，「三國志演義」，「四愁」，「三家詩」，「顏李」，「今文」，「小學」，「三言二拍」，「鵝湖鹿洞」，「禪宗」……我和這些字眼的小半因曾看過往來，但大半是初次會面，我能全作這四十題麼？

我擡起頭來，右邊的粉紅衫吸引我的注意。是仕女圖裏那樣的嬌柔面目，悵然的眼

光直望着前面的黑板；兩個手腕壓在桌面的題目紙上，手指無意識地玩弄着翠綠的女式自來水筆。

如果題目湊巧，我下筆順利，她也不致悵然直望，我們不就是將來的同學麼。現在，我見了「體限文言」四個字煩心，眼睛跑馬又碰到了一大半的陌生字眼，她也像鉤起了什麼愁思似地默在那里；我們中間恐怕結不起同學的關係了吧。

我這樣想，移過眼光也向前望。瘦臉的監試員的背後，一方大黑板挂得似乎高了一點；有些地方黑漆脫落了，露出兩塊木板間的拼縫；在左首的上方，留着用硬粉筆寫的刷不乾淨的字跡——並排的三個「打倒」；「打倒」上面，歪斜地寫着 One hour with

投

you.

發

早上，報紙送來了，我懷着嘗試魔法的心情，翻看第一張廣告頁上刊布的丙大學的錄取新生案。

我把小鉛字排着的人名一排排看下去。啊，也考上了，第五排左首第一個不是我的名字麼？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再把這三個字逐個一筆一筆地看，沒有錯，的確是我的名字。幾天裏頭，我的名字三次被刊布在報紙上了，這是可能的事麼？要不是夢裏吧，我不禁這樣想。

我的一疊中國銀行鈔票付給那一家大學的會計課好呢？

父子

巴金

——一件實事

「爸爸怎麼人家不到我們這邊來呢？」孩子疑惑地，帶了點失望地問他的父親，他站在父親的身邊，面前是兩個籬筐，裏面裝了好幾顆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樣稀稀的裝不滿半個籬筐。

「你不要性急咧！慢慢兒，人家就會來了。」父親帶笑地回答說，把手在孩子的頭上拍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兒勉強。他不知不覺地把眼光去看那籬筐，幾顆枯萎的蟲蛙蟲的白菜躺在那裏面。他又看那番茄，番茄也不行，有兩個開始在壞了。這一看就把他的希望打消了不少，他的心馬上就陰沈起來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那過往的人。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就連忙做一個笑臉來

歡迎他或她。但沒有用處。那人終於做了別人的主顧。沒有誰肯走過來在他的籬笆裏翻弄翻弄。

他也有些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這樣的東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過來，向他問價錢。但是他今天把這些菜賣不出去又怎麼辦？他真正着急起來。他看見人，就高聲叫嚷着。他還用了不自然的聲音向人誇示他的菜是怎麼好，怎麼好。

「爸爸，我們幾時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邊問了。孩子擡起那一張黑瘦的臉，用那一對黑眼睛看他。孩子似乎不懂得他們兩個為什麼應該在這街角白白地站這許久。孩子只盼望着能夠早些回家去。

「小寶，不要心焦，賣完了菜，我們就回去！」父親望着孩子憂鬱地笑了。不過孩子似乎還分辨不出這笑和別的笑有什麼大分別。他就蹲下去把手伸在籃裏弄着一個番茄玩。父親看着孩子這樣做並不去干涉。父親的心在別處。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幾時纔賣得完呢？」孩子想到這個又擡起頭追問了。他只想能夠馬上就伴着父

親回去。

父親這一次回答不出來，他自己也想找一個人來問問看，找一個人來回答他。

父親的菜依舊平靜地躺在籮筐裏，父親的心卻在家裏和街角兩處跑，跑得很匆忙，因此就使得他的額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完全不覺得，他也不再問什麼了。他站起來離開父親，跑到前面人叢中去了。父親不說話，只是用眼睛跟着他，過後就把手不住地在短衣上面擦，這短衣是破爛的，上面黏了不少的塵垢。

一個年青的女子走過來，在他的籮筐裏摸索了一番，問了價錢。他快活地想希望來了。但是她並不還價把一個番茄拿起來，又擲進了籮筐裏，口裏咕嚕着就逕自走開了。他想說話挽留她，但他卻只是癡呆似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孩子跑了回來，眼睛發了光，他熱烈地說：「爸爸，我肚餓。我要喫——。」

孩子一定是看見別人在喫什麼東西，他也想喫，就跑回來向父親討錢去買。但是父

親卻把孩子的話打插了，他說：「小孩子這樣容易肚餓是不行的。大人都沒有東西喫，小孩子也應該忍耐一下。」

父親說到這里卻說不下去了。他的肚皮開始在發痛，而且叫喊起來了。他知道那東西在作怪。他要忍耐也不容易，何況那孩子。沒辦法他只有把兩隻手用力在胸膛上擦。臉色有些兒不好看。

「爸爸，你幹什麼？」孩子拉着父親的衣角驚訝地問道。

「肚皮痛，我昨天喫多了東西。所以小孩子要學會忍餓纔行。多喫了東西就要肚皮痛！」父親裝出一種嚴肅的聲音說：「喫飽了，肚皮就要痛。」

孩子有點不相信父親的話。他明明記憶着昨天一天他們一家人就只喝了兩碗白粥。他從來就沒有喫飽過。昨天上午父親喝一碗粥，母親喝一碗，祖母喝一碗，他喝一碗不夠，粥就光了。下午也是這樣。他驚訝地望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幾時多喫了東西。

「小寶，你不怕肚皮痛嗎？」父親故意做出嚴肅的樣子看孩子，再問了這一句話。

「爸爸，我不喫東西了。」孩子忽然這樣大聲說。過後他掉頭想了想，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奇怪！不喫東西，餓起來，肚皮也會痛。」

「胡說！」父親擺出莊嚴的面孔責斥了孩子。

孩子不再纏父親了。父親在旁邊看見這樣子卻默默地流下眼淚來。

「爸爸，主顧來了。」孩子忽然歡喜地拉着父親的衣角說。

一個娘姨模樣的女人提了一個菜籃走來。她在籬笆前面站住了。她灣着身子伸手去揀白菜。一面問：

「多錢一斤這樣壞的白菜？」

父親用戰抖的聲音回答了。他要的價是極便宜的，他只怕多要錢就會把主顧趕走。他還忙着解說菜是怎樣怎樣地好。

那女人隨便還了一個價，比他討的價低了好一些。他只得請她再加一點。他想這一筆生意大概可以做成功了。他的眼睛只是在女人的臉上和籬笆裏打轉。孩子暗暗在拉

他的衣服。

「喂，你又來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在旁邊響了起來。那個三角臉的警察又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他們是彼此認識的。他前天曾挨過一下那警察的警棒。

「先生，對不起，我馬上就走，做了這回生意就走。」他連忙陪笑說，聲音抖得很厲害。孩子躲在他的背後。

「滾，馬上就滾！」警察把臉色一變，就粗聲罵起來。一隻腳踢那籬筐。

「我馬上就走，只做了這回生意，請你開恩……」他膽怯哀求說。

「不行！不行……」警察不聽他說話，只顧自己一連說了許多個不行。

「請你饒我這一次，只做了這一回生意。以後我再不敢犯法。我們一家四口人就靠着這個喫飯。先生，你要開恩……」他差不多要跪了下去。

那女人走了。最後的希望斷絕了。警察卻用力一踢，就踢翻了一個籬筐。番茄滾在污地上，有的開始碎了。

「每天五角錢！你完全不納捐！我不把你抓進公安局罰錢，已經算是很開恩！你還不快滾！哈哈，你有生意？誰肯要你的壞東西？」警察得意地笑起來。

父子兩個一齊俯着身子去拾那些散在污地上的番茄。父親分辨着，聲音含糊，裏面還有眼淚。

「給我滾！」警察把警棒在那彎曲的背上敲打着，又用腳踢，然後把另一個籮筐也踢翻在地上。

這兩父子和警察爭吵了一會兒，只得拾起了破碎的番茄和白菜，放回在籮筐裏。

父親終於挑着籮筐默默地走了。孩子跟着他。父親臉色發青，憤怒和悲痛壓着他。好幾對眼睛跟在他們後面。

「爸爸，回家去？」孩子畏怯地問父親。

父親不答話，他挑着擔子往海邊走。孩子也不敢再問。

父親忽然回過頭生氣似地問：

「小寶你爲什麼不生在有錢人家？」

父親的臉色不好看，聲音不好聽，問話意思不好懂，孩子不敢回答。

父親又向前面走，不再說話。一步一步，腳步是很沈重的。孩子在後面跟着，默默地，甚至帶了恐懼的。

到了海邊，放下擔子，父親嘆口氣，換了溫和的聲音對孩子說：

「小寶，你生在別的人家，現在也該進學堂讀書了。」

父親拍了拍孩子的肩頭。眼淚忽然落下來，落了一滴在孩子的臉上。

孩子驚訝地看着父親。他不明白父親爲什麼要這樣說話，這樣做。他只是叫了一聲，「爸爸。」他的聲音也是悲痛的。他想到方纔的事情，也傷心。

他們站在沙灘上。地下全是黃沙。前面是海。風吹着水時時打擊沙灘。一股一股的白浪。浪聲很大。沙灘上沒有別的人。

孩子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到這地方來，更不知道父親爲什麼要俯身去拾那沙粒。

父親從身邊摸出一塊布，把沙粒拾起來包了一大包。

「小寶，你快點跑回家，把這個交給媽媽去。」父親命令似地說。

孩子有些遲疑，他奇怪這包沙粒拿回家去有什麼用處。他不伸手去接那沙包，只顧用驚疑的眼光看父親的狗彘着的瘦臉，過了半晌他纔問道：

「爸爸，你呢？」

父親又拍了拍孩子的肩頭，勉強用溫和的聲音安慰那孩子：

「不要怕，我還要買點東西。你一個人先回去。我馬上就回來。媽媽在家裏等着你。快點去，你快跑回去。這包東西是媽媽要的。」

孩子接過了沙包，起初還不肯走。但父親在催促，繼續地催迫着。孩子終於捧了沙包跑步走了。他的腳印還留在沙上。

父親望着去了的孩子的背影，眼裏不覺暢快地流下了眼淚。

他想：要是生在有錢人家，孩子這時候一定好好地坐在學堂裏讀書了。他又想：孩子一

定會活下去。這可愛的孩子會活下去，而且不會弄到像他現在的這樣子。

於是他掉過身子，向着那白浪一步一步地走去，

這時候孩子正摔了那一包沙粒在街上跑。

賴威格先生

巴 金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所喜歡的星期日又到了。早晨跟了母親在禮拜堂做了彌撒。

這一天天氣真好，鳥兒在樹上歌唱，陽光照在一片綠油油的田上，自由的空氣包圍着我，我很快活，我想唱歌，我想跳躍，我想叫喚。

「媽，這幾天河水漲了，正好釣魚，午後我想一個人出去，到大石橋邊去釣魚，好嗎？」
午飯的時候我對母親這樣說。

「好的，」母親和藹地望着我，「只是你要答應我早點回來，明天的作文你還沒有作呢。」

「自然，」我這樣答應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剛剛喫過午飯，一刻也不能忍耐似地就拿了釣魚器具出去了。

我們住在那古堡底腳下，算是在一個斜坡上，路是石子鋪的，不十分寬，還轉了兩個彎；走下去，是一條馬路，穿過馬路向右邊走，有一個廣場，再轉一個彎，就看見那美麗的河。我一邊唱，一邊走，遇見一個同學，便和他握手，或是遇見先生或幾個熟識的商店店員，便和他們招呼行禮。

「彼得，你去釣魚嗎？祝你有好運氣。」那個金頭髮蘋果臉的正街格南書店裏大姑娘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河邊新橋頭遇見了她。

「日安，曼麗姑娘。」我笑着回答，「謝謝你，我是到大石橋畔去釣魚的。」

「好，魚釣得多時，可以送我一尾嗎？」她戲謔地說。

「可以的，只要我底運氣好。」

「再會罷。」她笑着點頭便向前走了。

我回答了一聲。我站住身子，掉過頭看了她一眼。她底粉紅色的衫子被陽光照着，顯出了奇幻的顏色，與她的散開垂下的金色捲髮配起來，更是美妙得很。「這女子倒不錯，

很可愛的，不知誰個有福。」我心裏這樣想。

她已經走上了橋，向對岸走去了。我便繼續走我底路，起初還有點在想妙麗姑娘，但過了幾分鐘，我又把她忘在腦後了。

我很快活地走着，時時把頭向四面張望，覺得周圍一切都是可愛的，世界真是美麗得很。我很快活，不知道要怎樣做纔好。

我走進了那稀落的小樹林，披開兩旁的草，踏着軟軟的土地。路愈過愈低下去了。鳥在村上唱得真好聽，我也和着牠們底歌聲唱起來。走不多幾時，樹木漸漸少起來了。在我底前面躺着一片傾斜的草地，那一道高高的堅固的大石橋顯現在我底眼前，三個大的橋洞露在水上，好似三隻大眼。我慢慢走過去，走到橋洞下面，看見那紅的跡印，記着某年某月河水曾泛濫過了橋洞，有若干高度。這我不去管牠。我進了橋洞，立在那里叫了幾聲，回聲非常大，非常有趣。我又走出來，擇了一個乾淨的地方，放下了釣魚器具，便把身子躺了下去，伸伸四肢，覺得十分舒服。我直視着天空，天空真是一碧無際，略有幾片白雲在飛

舞，我底眼光跟着這幾片雲跑。這雲真是變化無窮，幻成了許多形狀，我似乎進了童話裏的國土。

有時候還可以聽見人在橋上說話，男的女的都有。過了很久又有一隻船從橋洞那邊駛過來，那老年的漁人是我認識的，我照例和他交換了一個「日安」，隨便說一兩句話他就去遠了。

過了一些時候，我躺得沒趣味了，便站起來，整理好釣竿，放上餌，然後坐到河邊去，就在橋洞旁邊。

對岸有兩三株柳樹，樹枝往下垂，柳葉差不多拂着水面。樹身上鎖着一隻小船，船上沒有人。水不停地向前流，緩緩地，永久連續地，同時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水面上散滿了無數的明珠，在陽光之下跳盪。我安安靜靜坐在這優美的境地中釣魚，我希望能夠釣着許多尾大魚拿去送給曼麗姑娘。我差不多屏息地注視着水面。

線似乎動了一下，水上起了幾個泡，我連忙揚起竿，沒有捉到魚，但餌卻沒有了，原來

我當初沒有把牠穿好。我另外把餌穿上鉤，又把線放下去，靜靜地望着水面。

過了一些時候，水面上連起了幾個泡，線動了幾下，我歡喜地揚起釣竿，果然一尾小魚掛在鉤上亂動，我收了線，把牠取下來放在籃子裏。然後又穿上餌再把鉤拋下水去。就這樣子地過了好一些時候，我已經釣到了好幾尾的魚，可惜沒有一尾大的。我專心注視着水面，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

忽然間一個灰白色的東西從後面飛來，落到水裏。「洞」的一聲便沈下去了。水面上起了一個圓圈，漸漸擴大，最後擴大到沒有了，水面又回復到從前的狀態。等到我回頭看時，一個孩子底背影兒在後面的坡上爬，向橋上爬去。

「誰呀？」我裝出發怒的聲音問。

沒有答話，可是背影兒像是阿伯爾。我便叫道：「我知道，是阿伯爾，我已經看見你了。」然後我又掉過頭去釣魚。

「哈哈」有誰在我右邊笑起來。奇怪，我掉過頭看，原來是賴威格先生，我們底歷史

教員。他站在我底旁邊。

「賴威格先生，日安，」我說着正要站起來，他連忙接着我衣肩頭說：「就這樣坐着好了，不要起來。」

他俯下身子，微笑地揭開我底籃子，很和藹地說：「你底本領真不差，已經釣了不少的魚了，」他用手把籃裏的魚撥弄了一下，「送給我好嗎？」

「先生，你要的話，一兩尾是可以的，」我直爽地說，並不加思索。「可是不能多送，因為我答應送給曼麗姑娘了。」

「我說着玩的，」先生微笑地說，又站直了。「我在你這年紀時，也是這樣……送給姑娘們是的，少年人通統是一樣的，沒有分別……我看你們真快樂，我從前也有過這樣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完了。現在是你們底時代了。」

賴威格先生據說是在我們底學校裏當過了十年以上的教師，也許他最初來這學校裏當教師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可是現在他還在教我們這一班的歷史和其他兩三

種的課程。他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他住家就在新橋畔，家裏有一個管家老太婆。他有一個姪女嫁在北方，一年裏也許在暑假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沒有什麼嗜好，可是他底好學是很出名的。他家裏有不少的書籍。他一天除了到學校裏來教書外，就躲在家裏讀書，在那一大堆古書中討生活。很少看見他到外面來玩。像今天這樣子的事是不常有的。他撫摸着額下的灰白的鬚鬚，似乎有點感傷的樣子，但仍保持着他底微笑。

「先生很少看見你出來玩，聽說你是在家裏用功。可佩服呵！」我親切地對他說，我們是素來佩服敬愛賴威格先生的。「不過，年紀這樣大了，正可以休息休息哩。像我們年輕的孩子總是把用功當作一件很難的事情，不知怎樣纔能夠學到先生底這樣子！」我露出了讚嘆的樣子。

先生不說什麼。他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巾，鋪在地上，然後坐下去，默默地望着水。過了一會兒他纔開口說：「不要學我，我已經沒有用了。你看我頭也禿了，體力也衰弱了。我只能夠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你說你們把用功當作一件難事，可是因為先生強迫着你

們用功，你們也只得忍着苦痛去做。我也是被強迫來用功的。我不懂得似地望着先生底瘦弱的臉，飄蓬的稀落灰白髮和光禿的頭頂。先生又繼續說下去：「你不懂得嗎？是的，我有一個先生，這便是我底老年人。人一到了老年，固然他底閱歷加多，可是他底世界反而縮小了。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狹的囚籠裏，這囚籠一半是他底閱歷，一半是他底精力體力的衰弱造成的。老年人另有老年的世界，這與你們少年人，甚至與壯年人底都不同。人到了這時候，似乎一切勇氣一切生趣都沒有了，只有去等死。別的人（少年人和壯年人）似乎也知道他是快要死的人，沒有用的人，所以都離棄了他，讓他一個人孤另另的去死。我也是這樣，這十多年來孤另另的，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孤另另的，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都是孤另另的，然而同時卻有一個幸福的少年人底世界顯現在我底眼前，過去的青春的回憶給我喚起了許多希望，可是我底精力體力都竭盡了，而自己又被囚在這狹的籠裏待死。你想，懷有那許多青春的熟望的人怎麼能夠長期安靜地去待死。所以我便決意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整日埋頭在古書堆中，以便忘卻周圍的一切，使我不知道還生

活在這世界中，不知道還有種種人間的活動存在着。我整日整夜地讀那些古籍，讀希臘人羅馬人等等底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記載。可是這也沒有多大效力，因為便在那些書本裏，便在那些陳死人底著作裏，我也看出他們從前追求充實的生命的那一段事實，便是這些書本也不能壓住我胸中的熱望。這些熱望還是照常磨難着我底精神。然而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底那個唯一的辦法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的，你看現在我底頭髮落得更多了，臉也瘦得更多了，記憶力也漸漸衰弱，大概不久就會免掉這苦痛了。」

先生停了說話，在沈思。我這時候看看先生底臉，覺得先生果然瘦得多了，又想起近一晌來先生在課堂上果然常常做着表示記憶力衰弱的事。這時候又聽見先生在說起死，心裏很覺得悽然，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底意思。想到像先生這樣的好人就會不存的事，覺得心裏非常難受，好像先生馬上就要死去似的，很後悔平日不用功聽先生底講說，於是回憶到先生課堂上的種種情形，忍不住竟流下淚來，放下釣竿，雙手緊握着先生底手，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我底眼淚一定是落在先生底手上了，所以先生和藹地安慰我說：「孩子，不要哭，……我還會死的。……我明白了，爲了你們，我還應該活着。」先生底聲音抖得很厲害，像是受了大的感動。我覺得一隻柔和的手在撫摩我底頭髮。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先生嘆息地說，然後扶起我底頭拭了我底眼淚，裝出笑容說：「我們還是來釣魚罷，恐怕餌已經被魚啣走了。」

先生舉起釣竿，餌還在鉤上，於是又放下去，我在旁邊看着先生釣。先生故意做出種種的樣子引我發笑，我笑了。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過了一會兒先生又嘆息說。

「先生，你不是從來不會有過孩子嗎？」我親切地問。

「有是有過一個的。不過在他十九歲的那一年跑了，因爲我不許他和一個他所戀愛的咖啡店侍女訂婚。他們兩個人一道跑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從此便不會得他們底一點信息。不知道他是否還活在世上。我早把他當作死了一樣地忘卻了。這已經是十幾

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想起來很令人懊悔，其實這是我底錯……可是如今明白，也已遲了……」先生又顯出悲傷的樣子。

「先生，不說那些事了，我們還是好好釣魚罷。你看你還不會釣到一尾魚哩！」我這樣地說。

「好，說得不錯，還是釣幾尾大魚送給你底那位曼麗姑娘大喫一頓。」先生說着，我們都笑了。

傍晚時分夕陽送着我們兩人回去，我拿着釣竿，先生提着籃子，籃裏有滿籃的魚，說是要給曼麗姑娘送去。

蘇堤

巴金

我們，我和同學張黃兩個，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經從淡墨色的雲裏逃出來了。水面上靜靜籠罩了一層薄紗。三個鼎樣的東西默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之下羞怯地遮掩了牠們底臉，只給一個輪廓與人看。三個黑影距離得並不很近，在遠處看，常常使人誤把樹影當作牠們中間的一個。

船向着右邊駛了，說是向博覽會紀念塔開去。船緩緩地在平靜的水面上淌。

「前面是什麼地方？」坐在我底對面的張忽然指着我身後的方向問。

「那是蘇堤，」黃接口就說。我回頭去看，我知道他們是在說那一帶被黑魃魃的樹木遮掩了的長堤。那里沒有燈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與水底交界。

「要是能夠上去走走也好呢！」張渴慕似地嘆息說。他素來就憧憬着「蘇堤春晚」

的勝景，這一年的春假裏他曾和兩三個同學來西湖游玩過，據說他本來打算在那春天的早晨到蘇堤上去散步的，可是到了那早晨恰恰天落着大雨，他沒法去欣賞那憧憬了多年的勝景，只得掃興地跟着同學回上海去了。在湖濱的旅館裏住了三天，連蘇堤是怎樣的一回事他也不知道。回到上海以後他便抱怨着朋友，於是張與蘇堤的事在同學中間就變成了種種的笑談。一提到蘇堤，張底渴慕馬上就會被喚起來了，這是學校裏誰都知道的事。

「好，這時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黃似乎很了解張，馬上就這樣附和說，「我們就叫船往蘇堤靠去。」

我本來不想上蘇堤去，因為我恐怕時間太晚了。然而張既然那麼說，黃又那麼附和，我也不願意使他們掃興，我就一口答應了。我們叫舟子把船往蘇堤靠去，說要在岸上玩一會。

「那里燈也沒有，又沒有碼頭，不好上岸，」舟子用乾燥的低聲來答我們，這聲音表

示出來他並不願意把船往那邊靠去。「那里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你們先生還是明天去玩罷。」他還絮絮地說，他完全不知道張底渴慕。

「不要緊，那里一定可以上去，」黃堅執說，他似乎曾經這樣上去過。「你只顧搖過去好了。」

「我說不好上去，你們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會騙你們先生的，」舟子不高興地辯說。

「好，我們就不要上去了，」我說，我想舟子底話也許有理。不然他爲什麼不願意去呢？他給我們划船是依鐘點論報酬的，划一點鐘有三角錢，多划一點鐘當然可以多得三角錢。

「不行，一定要去。你看現在月亮這樣好。機會萬不可失掉。明天說不定就會下雨。」張熱心地斷續說。他已經仰頭去望月亮，帶了夢幻的樣子。我想他大概被他底理想中的勝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過去罷，我們自己會上岸的。」黃堅決地對舟子說。

「你把船搖到那里再說。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們在船上看看就是了。」我用這樣的話語來調解他們底爭辯。

船到了蘇堤邊。舟子停了槳，先說：「你們先生看可以上去嗎？」

他這問話底意思當然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過我馬上也不能夠決定這問題。我石見船靠在樹下。這一帶盡是樹木，並不很密，樹間也有可走的路，但我底眼睛分辨不出究竟那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澤，或是乾燥可走的土地。我彷彿覺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說：「那是泥沼，恐怕沒法到堤上去罷。」

「等我試試看。」黃馬上站起來，手挽着樹枝，使船靠得更近一點，揀了乾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樹叢中，回頭叫我們。張在那里拾他底手帕。我便跨過去預備比張先上岸。我知道黃走過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行了。請你把錢給我，讓我回去罷。」舟子苦惱地說。

「爲什麼不肯划呢？」我驚異地問。「我們還是照鐘點算錢，上岸去玩一會兒你不是可以多得點錢嗎？」

「我不划了，你們把錢給我，我從來沒有給人家這樣划過的。」他氣憤地說，向我伸了手。

「黃，下來，我們不要上去了。我們還是坐船到博覽會塔去罷。」我聽了舟子底話覺得很掃興，便對黃這樣大聲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們快點上來，先遊了這里，等一會兒再到博覽會塔去。」黃在堤上快活地大聲叫。他又轉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們另外雇船罷。」舟子短短地說。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生氣。

「我們在上面並不要玩許久，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蕩槳，把船搖到那邊等我們，一我看見一方面黃不肯下來，而張又在這時候上了岸去，一方面舟子又是如此頑固不化，便竭力來開導他。」

「你們上岸去又不認識路，說不定把路踏走了，會叫我等三五個鐘頭，」他捺住了憤怒說。

我明白他底意思了。在短時間，在一兩分鐘以內，我是受傷了。我底小資產階級底驕傲受傷了，原來一切都是託辭。總而言之，他疑心我們會騙他。上岸去說不定會步行或坐車回旅館的。這里不比在三潭印月，沒有船便不能夠出去。他也許有理由，也許有這經驗，可是他把我們冤枉了。我可以發誓，我們想也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我被人疑為騙子。我感到極大的侮辱。我竭力忍耐住，不要叫自己發怒。我只是氣憤憤地對站在堤上的黃叫道：「黃，不要去了。他不甘等我們。他疑心我們會不給他船錢，就從岸上逃走的。」

舟子咕噥地分辯着，並不等我底話說完。然而我知道他是在強辯。

黃似乎沒有聽清楚我底話。他大聲叫：「不要多說了。快上來，叫船搖到西冷寺等我們。」

「他疑心我們會騙他的船錢，我們還上去幹什麼？」我這樣叫。

「你快點上來，不要管他，」張這樣催我，他也許被前面的勝景迷住了，並不注意舟子底話，也不注意我底話，他開始轉身走了。

我看見這樣子便打算把腳踏上岸去。那舟子忽然抓住了我底手臂。我喫驚地看了他一眼。雖然是在樹蔭下，月光被我們頭上的樹葉遮住了，朦朧中看不清楚他底臉，但我卻彷彿覺得有一對忍受的苦惱的大眼在我底眼前晃。

「先生，請你看清楚這隻船的號頭，」他不等我發問就先開口了。他把船底號數指給我，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號。我相信我可以記住這號數。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我知道這號數，難道真是怕我回來時不認識他底船嗎？這意思我還不大明瞭，但我決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號頭了，那麼請你放點東西在船上罷……」

我不再聽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還是不相信我們。我俯下頭看我底身子，我沒有

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東西。而且即使有，我也決定不再留下什麼東西了。他不相信我，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底錯誤。如果我留下東西豈不是我始終沒有機會對他證明出來我是一個可信的人嗎？

我於是說了「不要緊」三個字，就大步走上去了。我要去趕上他們，張與黃。

「我划到岳墳等你們嗎？」舟子在後面大聲叫，聲音裏似乎還充滿着焦慮，但我不去管他。

「到西泠寺好了，」黃接口大聲說。

他底話舟子似乎不懂，而且我也有點不明白。西泠寺這名稱，我是第一次聽見的。

「我在樓外樓等罷，」舟子這樣叫。

「不，給你說是西泠寺，」黃堅持說。

我笑着對黃說：「只有西泠印社或西泠橋，從沒有聽見說西泠寺的。」一面又大聲對舟子說：「好，就在樓外樓等罷。」我想多走幾步路也好，免得和舟子打麻煩。

我們已經走出了樹叢，現在是在被月光梳洗着的馬路上了。

這里我在一年前曾經來遊過，那是第一次。當時正在修路，到處飛揚着塵土，又是在白日，頭上是那一輪炎熱的驕陽。我額上流着汗，鞋裏貯着沙石，走完了蘇堤，只感到疲倦，並不會留着良好的印象。

如今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盞燈光，馬路在月光中伸長出去，兩旁的樹木也連接無盡，看不見路和樹底盡頭。眼所觸，都是清冷、新鮮、密叢叢的桑樹，遮住了兩邊的湖景，偶爾從樹中間漏出了一線的明亮的藍天——這是水裏的天。

「真好極了。竟然是這麼清涼的境界！」張仰頭深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讚嘆說。

「你還叫我們不要上來，你幾乎受了舟子底騙，」黃得意地對我說，「你看這里多麼好，比三潭印月還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覺得我底笑有點不自然。我竭力在除去腦中的另一種思想。

我們走過一道橋。我們站在橋上，湖水豁然地展現在我們底眼前了。這一道堤明顯

地給湖水劃分了界限。在左邊的水面是荷葉，昂浮萍，是斷梗，密層層的一片，可惜荷花是剛剛開過了。在右邊是明亮的水，沒有一點波浪，沒有一點污泥，水底還有一個藍天，和幾片白雲。雖然月亮底影兒不會留在水底，但月光卻在水面上流動。遠遠的在湖水底邊際，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暗淡的燈光，還有湖中的叢叢的柳樹，三潭印月底燈光。遊船不過幾隻，比較看得見的是我們底那一隻。那舟子慢慢兒蕩着槳，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那有燈光，有樹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這樣慢，」黃不滿意地說，一面大聲對那隻船叫：「划快一點！」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應聲。船還是向前面淌。我彷彿看見那個舟子喫力地划着船，帶着苦惱的面容，不時偷眼往蘇堤這面看。其實我看不見什麼，我只看見船底黑影與人底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動着罷了。

我突然被一種好奇心纏住了。我想要是果真就在白堤上坐了車回旅館去呢。在月光之下，斜臥在人力車上，聽着璫璫的鈴聲，讓健壯的車夫把我們拖過白堤底光滑平坦

的柏油馬路，回到湖濱的旅館裏，把那個懷着戰抖的心的舟子留在樓外樓下面空等着，等了一點鐘，兩點鐘，等到無可等待的時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後他在什麼地方去找我們呢？我們明天就要離開杭州了。我們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會受一次懲罰了。他會悔恨不該亂懷疑人。他會因了這快到手裏卻又失掉了的錢而苦惱。或者他竟會因此失去一頓早餐，這倒不至於，不過我希望能夠如此。於是我底耳邊起了他底自怨自艾的話語，他底嘆氣，他底哭泣，他底咒罵。我覺得我感到一種滿足，復仇的滿足和好奇的滿足。

我們這時候又走過一道橋了。可是周圍的一切已經開始在暗淡了。月下的馬路，濃密的叢樹，明亮的湖水，含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樣的美麗了。我底腦裏現了一個悔恨的樸實的臉龐和一對忍受的苦惱的眼睛，這占據了我底頭腦，把別的一切都給我驅逐了。我底耳邊又接連地起了自怨自艾的話語，嘆氣，哭泣和咒罵。我差不多完全沈醉在這想像中了。我底臉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我底心開展了。我慢慢兒下着腳步。

過了一些時候，我底心又開始空虛了。剛纔的滿足已經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

了。牠來得那麼快，飛去也是這般速，依舊是月光下的馬路，依舊是慢慢兒下着腳步的我。可是這顆心裏總是缺少點什麼東西，總覺得歉然。這時候再想到逃走的計劃，覺得一點兒沒有意思，復仇或好奇已經不復能夠激動我了。我只感到一種細微的悲哀，一種無名的悲哀。

張和黃不住地讚美着周圍的景色和月光底美麗，談着種種的話，這已經引不起我底興趣了。

我們看見了路燈，遇見了人，兩三個人，走過了最後的一道橋。我們走完了蘇堤。

黃後悔地發覺自己說錯了地方，原來在這里泊了幾隻小船。我們本來可以在這里下船的。於是我們下了橋，轉了彎，走到岳墳旁邊的碼頭。這時候我纔明白舟子底話是對的，他本來說在這里等我們。我們還說不上是十分認識路。

「起先應該叫他把船停在這里就好了。」黃後悔說。

「他本來說把船停在岳墳等我們，你卻叫他靠在白堤上去，這是你的錯。」我這樣

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這里就是岳墳，」黃笑着說。他一面把眼睛向白堤那面看。

「我們叫他把船搖過來好了，他剛剛搖到了那邊。」黃這樣說了，並不徵求我們底同意，就用手在嘴邊做個揚聲筒大聲叫：「喂，把船搖過來！喂，把船搖過來！」

我把頭向樓外樓那邊看，我看見了燈燭輝煌的樓外樓酒館，我看見了樓前的馬路，我看見了岸邊泊在柳樹下面的幾隻小船。

從那邊，從小船上送來了應聲，接着又是黃底「喂，把船搖過來」的叫喊。我們等待着。

「不要叫他搖過來，還是我們走過去罷。在月夜多多散步也不壞，」張忽然舉頭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樹說。

我無意間向秋瑾墓那邊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向岸邊垂着，叢生的小草點綴了墓前的一條石板橋。沒有一點燈光。月色從樹梢灑下來，把柳枝底纖細的影兒映在石板道

上。沒有風把柳樹吹動，沒有腳步擾亂草間的蟲鳴。我便附和着張說：「好，還是散步好些，也沒有多少路，並不遠。」

「然而船已經搖過來了，」黃反對說，「你們早又不說！」這時候船已經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許多。

「那麼就叫船搖回去，我們還是在那里上船罷，」張提議說。

「船既然搖過來了，就坐上去罷。何苦叫那舟子搖來搖去！他不是已經疑心我們有意騙他嗎？何苦老是他擔心！」我說了自己不願意聽的話。我不願意看張底臉，因為我知道會在他底臉上看到什麼東西。我又一次轉頭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們就可以在那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然而我卻不得不拋棄了這思想。

船搖過來了。黃第一個就抱怨舟子說：「你划得這樣慢！」

舟子似乎並不會留心聽黃底話，他只顧說：「你們先生叫我在樓外樓等着的。」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底聲音裏充滿了極大的喜悅。用什麼話來形容這喜悅纔適當呢？就

說是絕處逢生罷。

我不自主地去看他底臉。恰巧他無意間把頭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底臉上掠過。我看見那是一個樸實的喜悅的臉。我覺得自己也被一種意外的喜悅感動了。我長久不想說話。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要快了許多。這一次我和張黃兩人換了座位。我和舟子離得很近。我掉過頭注意地默默觀察他底動作。我覺得現在的他 and 先前的他完全變了兩個人。先前的一個是苦惱的，現在的一個是快樂的。而且現在的比先前的似乎還要年輕些。

我想我也許還不知道他底喜悅底真實原因（雖然我知道這和船錢也有一點關係），但是我自己也被一種從就沒有感到過的喜悅佔有了。我覺得這一次我纔是真正地滿足了。我想笑，我想哭。我很慶幸，慶幸那好奇心復仇心並不會征服了我……

最後我們回到了湖濱。我在他應得的船錢外，又多付了一半給他。我微笑地看着他。

他非常喜悅，非常感動地接了錢，現出千恩萬謝的樣子。

我們要走開了，忽然我覺得非和他說一兩句話不可。究竟這是什麼緣故，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確實和他說了一句話。我問他：「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嗎？」我底意思並不是要說這一句話，然而我卻這樣說了。

「一個女兒……只有一個女兒……她病在床上……現在有錢給她買藥了。」他斷續地說，他頹唐地把頭垂到胸前。他底喜悅在一剎那間完全沒有了。

我呆立在碼頭上。我不會預備着從他那里會得到這樣的答語。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我也想不到應該拿什麼話安慰他。

他忽然拔了腳就跑。我慢慢地轉過頭，我看見他還在不遠的地方和一個人說話，但一轉眼間他就消失在人叢中去了。

張黃兩人走回來，驚奇地絮絮問我立在碼頭上幹什麼，我只是苦笑。

最後我還應該補說一句：因為時候遲了。博覽會塔那里今晚並沒有去。

復仇

巴金

這一年夏天我應了老友比約席底約，到他底別墅裏去度夏。

我去的時候，那裏已經有了幾個客人。一個是醫生勒沙洛斯，一個是新聞記者福拉孟，還有一個名叫比葉莫東，據說是一個中學教員，我是第一次見面的。奇怪的是我們幾個湊巧都是單身漢。

比約席底別墅是在里地，這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僻靜的鄉村。一條河流把全村圍抱在裏面。岸邊有一帶樺樹林，點綴着許多家房屋，有的是中世紀式的古建築，有的又是新近的樣式。綠的，黃的，紅的，灰的，各種顏色的屋頂在夏日的太陽下，放射出奇異的光輝，有

時候映在水裏的倒影也似乎有了神奇的顏色。水永遠是不息地緩緩地流着，不論是晝和夜。有幾夜裏，我因為讀書睡得較遲，那時候似乎全村人都睡熟了，我清楚地聽見流水底微妙的私語。可是在平日，這種聲音是聽不見的。我想在暴風雨的時候，水邊一定會奏出特別的音樂。可是當我住在那里的兩個月之內，並不會有過暴風雨。

這裏的禮拜堂並不是什麼大建築，不過時間大概很久了，這是從那剝落了了的牆壁和鐘樓底形狀看得出來的。我並不會去過。不過禮拜日早晨開始做彌撒時的鐘聲，我是無一次不聽見的。那嚴肅的悲哀的聲音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又慢慢兒落進水裏，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於是不復是嚴肅的悲哀的鐘聲，而成了低聲的，微細的，急急的樂調。剛剛這樂調快在我底耳邊消去了，那悲哀的鐘聲又馬上追來，把牠完全趕走了。但同樣牠自己又撞在水面，變成了微細的樂調。這樣的音樂我是非常喜歡的。

可是我底幾個朋友底趣味卻與我底趣味並不完全相同。醫生和新聞記者愛打獵，比約·席喜划船，莫東先生似乎沒有什麼嗜好，不過愛寫詩。他底詩，我很不喜歡，因為我縱

使不會讀過他底詩，我也可以斷定他底詩不會是好的。他底相貌非常鄙俗。身體龐大而肥胖，上面是一臉的橫肉，下面再配上一個資本案或屠戶所特有的大肚皮。兩隻腳又是長短不齊，走起路來一顛一跛，雖然用一根手杖撐着，也不能使他底屁股不向上面聳。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是決不會寫出好詩的。不過他自己倒沒有這種見解。所以他依然每日在家高高興興地吟哦着。

在這里我們底日常生活除了讀書、打獵、划船、游泳、遊山、散步之外，還有一件不能不提起的大事：就是閒談。差不多每天傍晚，用過晚飯以後，我們都留在座位上，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找出各種題目來談論，以消磨這夏季的夜晚。

傍晚時分空氣是很涼爽的。我們底餐桌放在院子裏，眼前就是草地，周圍是一片新綠。晚風吹襲着我們底襯衫，黃昏底香氣圍抱着我們。白日的光明就在黃昏中慢慢兒飛去，讓星兒在黑暗中放射出牠們底光芒。在友誼的討論中，在平和的環埕裏，我們底日子就這樣幸福地過去了。

有一次我們不知怎樣談到幸福上來。在我這樣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當然表示出我底這種意見。新聞記者是和我同意的。

可是莫東先生卻發出了異論，他引了英國詩人布郎寧底話，說人牛底幸福是在和少女一吻。詩人並不是在和我們開玩笑。我們只看見他說這話時的那種夢幻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他這時真是在夢想着少女底嘴唇。這使我們忍不住笑起來。

「人牛最大幸福是在看見正義勝利的時候，」比約席這樣淡淡地說。他是學法律的人，說這種話也當然不無理由。

該輪到醫生發表他底意見了。做醫生的人總是以救助他人為幸福的，我心裏是這樣想。

「復仇——」醫生慢騰騰地說出這兩個字。

「復仇？」我們都驚叫起來。

「是，我說最大的幸福是復仇，」他很鎮靜地說。但又閉了口，好像靜候着我們底詰

問。

我們都不發言，只是默默地帶着疑問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沈思。過了一會兒他終於開口解釋了他底意見。他底聲音是很鎮定的，但裏面依然含了一點痛苦，這表示他所說出的話是曾給過他以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的。

—

復仇——不錯，復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這樣相信的。但這個教訓也是從一個經驗得來。

在兩年以前，我到過意大利。在P小城的旅館裏我曾經有過一月的勾留。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一聲槍響驚醒了我。過了一會兒房東便來急急敲我底房門。我開了房門，看見她底驚惶的面孔。她驚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她告訴我在下一層的房間裏有一個房客自殺了。

我連忙提起皮包跟着她下去，到了那房間裏，可是已經遲了。

在地上躺着一個瘦弱的青年，胸膛露了出來，偏左一點有一大塊血跡。臉色白得像一張紙，喉嚨不住地作響。我俯下去聽了他底脈，知道他已無望了。死已來了。我剛站起來，他忽然睜開了那兩隻血紅的眼睛，口裏說了一句「我是福爾恭席太因」，喉嚨裏再吼了幾下，便死去了。

這個人，我是見過幾面的，我們雖然同住了一個旅館內，但在樓梯上遇見時，連日安、晚安也不會說過一聲。他底相貌非常陰鬱，好像從來不會有過笑容，我雖然常想招呼他，但終於對他生不出感情來。一直到這夜晚，我纔知道他是福爾恭席太因。

福爾恭席太因這個姓，你們總該記得罷。那是曾經轟動全巴黎的米海諾夫將軍暗殺案的兇手。他殺了米海諾夫後就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誰也不知道他底蹤跡。難道他真是在這里嗎？那麼他為什麼自殺呢？

我從房東這里只知道他是一個名叫伊凡賀黑諾夫的俄國人。在這里住了半年多，

在一個鐵廠裏工作。他沒有朋友，也沒有家屬。他並沒有什麼嗜好，房裏弄得整潔，房錢到期即付，從小拖欠，倒是一個很好的房客。

聽了房東底話，我敢不敢相信這自殺的青年就是刺殺米海諾夫的兇手。我想也自他另是一個福爾恭席太因，自然賀黑諾夫是假姓。但是湊巧這時候我卻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證據。我看見他底衣袋裏露出了白紙，我使把牠抽出來。原來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見了「福爾恭席太因底白白」幾個字，便一把塞在寢衣底袋裏，房東似乎不曾注意到。

警察也來了，我除了一些照例的問題之外便沒有什麼事了。警察們忙着處理屍體，我便回到自己底房間裏來。

夜已很深，一切都是靜寂，半圓的月兒懸掛在藍天裏，牠底冷月的光芒從開着的窗戶射進來，但在屋內的電燈下消失了。藍天的意大利整個兒睡去了，我這一個異邦人這時候卻懷着激動的心情讀那全歐洲的人所想知而不得知道的秘密。

福爾恭席太因底遺書很長，而且我現在也記不完全了，我只把大意告訴你們。他底

自白大約是這樣的：

「我現在是要把我底生命結束了。我想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出路，因為不能忍受的生活是應該把牠毀掉。不過我恐怕以後會有人憐憫我，說我是沒有勇氣生活纔去走死路，所以在臨死之前我決定寫下我底自白來。

「羅爾 恭席 太囚，這個姓一年前曾經轟動過全歐洲，被各國報紙稱為『最可怕的兇手』，被法國警察追緝，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底行蹤，這樣一個人現在卻要無名的死在這裏了。

「有些人也許會說我底死是在懺悔我底罪惡。其實我對於殺米海諾夫的事，並不悔恨。我所殺過的人除了米海諾夫還有一個叫做麥退陳科的軍曹。我以為我殺他們是正常的。

「距今五年以前，我是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這是我底故鄉。那時我剛同我底伊達結婚了不幾月。我們開設了一家雜貨店，兩人過活得也還幸福。

「然而『坡格隆』來了。誰都知道『坡格隆』是專門屠殺我們猶太人的組織。狂熱的愛國心鼓動起俄國人民來嗎？我們這般手無寸鐵酷愛和平的猶太人底血，喫我們底肉。我們底男子無辜地被人慘殺，我們底女子被人奸污，我們底財產被人毀壞，只爲的我們是以色列底子孫。」

「我知道有一個俄國軍官一天曾經殺過十幾個猶太人，奸污了幾個猶太女子，我知道在南俄某一個村落裏有一次舉行村會，村民各人提着猶太人底頭顱骨，來比賽所殺人的多寡。」

「這一切都我忍住了，雖然痛楚撕裂着我底心，我也都忍住了。因爲我有我底伊達，而且我一個人又能做什麼呢？」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了伊達在店裏。回來時遠遠地看見一個軍官匆忙地從我底店裏出來。他不久走過我底旁邊，輕蔑地望了我一眼，便向前走了，樣子很是激動，軍服也很凌亂。我忽然不自覺地感到一種災禍之到來。我便加速了腳步，跑進店裏。我推開

門，看不見伊達。我狂叫她，也聽不見回聲。我跑上了樓。

「天呀！她赤裸裸的躺在地上，滿身都是血。我狂熱地吻她底臉，她底小手，都冷了。她底眼睛深閉着，並不睜開來看我最後一眼。我哭，我無助地痛哭了很久。」

「我忽然有了一個思想。我認得那軍官是麥退陳科軍曹。我馬上跑了出去，到了總司令部，要求去見米海諾夫將軍。米海諾夫將軍接見了我，他聽了我底請願後，並不說什麼，只微笑了一下，就叫兩個兵士把我帶出去了。」

「我被他們囚了兩天，等我回到店裏時，什麼都沒有了。我底東西被他們毀得精光。我任這一切的廢墟中哭了一陣。後來我也沒有眼淚了。」

「我沒有家，我沒有親人，沒有產業，連我所愛的妻子底遺體也沒有了。這茫茫的大世界中我還有什麼去處？生活沒有一點可以留戀的東西了。在我前面橫着一條死路。我真想像許多失望的人那樣，到那里去尋找安慰了。」

「忽然一個思想像一線光明似的射入我底頭腦。復仇，復仇！我似乎又找到一個生

活之目標了。我還是要活下去的。在這世界中我雖然沒有一個親人，但我卻有仇人呢！我要爲復仇而生活。烈火焚燒着我底心，我以最大的決定宣誓要對麥退陳科和米海諾夫兩人復仇。我決不放過那兩個劊子手。

「我雖然失了我底伊達，但我底復仇心也夠使我生活下去了。忍耐也許是痛苦的事，但一想到復仇的事，我底全部力量都有了。我必須忍耐一切以達到我底目的。」

「我懷着這樣的決心，離開了這成了荒墟的家。我並沒有什麼遺憾，在我什麼都死去了。只有一個東西佔據了我底全思想：就是復仇。」

「經過了知期的飄泊的生活，我居然換了一個俄國人底姓名在這城裏做了馬車夫。我整日勤苦地勞働，過着極其刻苦的生活，爲的是磨練我底身體，以便進行那偉大的工作。」

「南俄底氣候非常美麗。到處都是新綠，草原的風送來陣陣的香氣。在月明之夜，星光之夜，整個城市沈醉在俄國青年男女底情歌裏。而我們以色列底子孫卻只有躲在目

已底小屋內偷偷地悲泣。這一個想像使我常常不能安睡。我底頭燃燒着，我底心被什麼東西絞着痛。我常常用冷水洗臉。我底燒臉，我甚至用力咬我底嘴唇或手指，爲的是使我不再拿『還要等若干時候』的問題來問自己。我要忍耐，我要忍受一切的苦楚，便是粉身碎骨，也要達到我底目的。

「天幸機會終於來了。在一個大風雨之夜，我把車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門前，坐在上面打盹。已經很遲了，忽然一個粗暴的聲音叫醒了。我看見一個醉了的軍官立在我底面前。我底心不禁打了一個冷噤。在這微弱的馬車底燈光下，我認得這是我底仇人麥退。陳科。仇人底面容是深刻在我底心上的。」

「我讓他上了車，並不拉向營裏，卻把車趕向河邊去。我底心裏充滿着快樂，一路上正在打算怎樣向他復仇。」

「到了河邊，雨勢已漸小了。我停了車，走下車來給他開了車門，說『到了，請下來罷。』他一搖一擺地走了出來，看見周圍的情景，喫驚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我底手已經拉住了他底領口，我狂暴地叫起來：『麥退陳科，你這狗，可認得我？』——『你？』他思索了一下，忽然眼裏現出恐怖的表情叫道：『你——福爾恭席太因？』他似乎駭着了，身子也站不穩。但是我緊握着他底領口，一手扯開他底外衣，又從我底懷裏摸出一把匕首來，在他底臉上覓了一下。

「『放了我，饒了我罷，看上帝底面上！』他一點男子氣也沒有了，竟要向我跪下去。但我底妻子底血使我忘記了一切。『狗，現在我要拿你底血來洗滌我妻子底血了。』說着對準他底胸膛用力把匕首刺了進去。他哀叫了一聲。在車燈底微光之下我石見他底痛楚的掙扎和臉上的那種難看的表情，我非常滿意，我覺得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過像這樣的幸福。雨點打溼了我底身體，但我底心還很熱。我抽出了匕首，血跟了出來。我把匕首放在嘴唇邊，用舌舐着刀葉，我把血都喫了。我不覺得有什麼味道，只覺得熱。我藏了匕首，把那垂死的身體拖到岸邊，拋進河裏去了。

「雨勢又大了，在漆黑的天空中，看不見什麼，他底身體馬上就被浪花吞去了。一點

蹤跡也不留，呻吟聲也沒有。河岸上和先前依然一樣。這好像是夢，可是我底身子很熱，脣邊還有血底氣味。

「我趕車離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裏非常快樂，我覺得我是世間最幸福的人。我底仇人已經在我底手裏死掉一個了。」

「麥退陳科失蹤了，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是我把他殺了的。不過我不久也就離開了這城，因為米海諾夫已經因事離開這里了。」

「差不多這五年來我到處跟着他。他到哪里，我也要到哪里。自然在他旅行是容易的；在我卻很困難，往往因為籌旅費的緣故耽誤了時間，我每跟他到一個地方時，他已經先去了。我跟他到過基也夫，到過阿德沙，到過聖彼得堡，到過莫斯科，到過日內瓦，最後到了巴黎。五年來我歷盡千辛萬苦，做過種種的工作，每日只喫白麵包，喝清水，但我從沒有一天失過健康和勇氣。一個偉大的理想鼓舞着我——復仇。一想到那個以組織南俄『坡格隆』自任而且是我底仇人的米海諾夫底死，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莫大的幸福。爲

了這未來的幸福。我就忘記了一切的痛苦和瑣事。

「到了巴黎後，我買了一支手槍，到處訪問他底蹤跡。後來從一個猶太朋友那里知道他常到日光咖啡店去。」

「我每天出門時總要把那裝了子彈的手槍吻許久。有一天果然找着他了。他一個人坐在那咖啡店裏。」

「我闖了進去，對他叫道：『現在福爾恭席太因總找着你了。』我連續發了三槍，我親眼看見這三槍都打進了他底身體。他沒有開口，只是呻吟着。我自己卻在一陣混亂之中逃走了。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

「沒有人捉住我，我到過比利時，到過瑞士，纔到了意大利。我底姓名響遍了全歐洲，可是我自己卻依舊困苦地無名地而且像一隻狗樣被人追躡地過活着。」

「在從前因為有仇人在，有復仇的事待做，所以能歷盡千辛萬苦而活着。現在呢，生活沒有了目標，復仇的幸福已經過去。我沒有家，沒有親友：在前面橫着不可知的困苦的

將來。要是現在我還有什麼要復仇的事，那麼我還可以活下去，但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工廠裏的繁重工作和奴隸生活，我實在厭倦了。我決定把這生活來完結，因為我一生再也不會在那樣的幸福了。」

三

醫生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兒，把桌子上的一杯咖啡端起來喝完，又惋惜地說：

「福爾恭席太因底遺書大概就這樣完結了。我很對不起他，不會把他底遺書發表，因為他底話雖是真實的，我雖然也跟他相信復仇是最大的幸福，但人們互相仇殺的事，在我看來終於是可怕的，難道除了復仇而外，我們便找不到別的道路嗎……譬如寬恕，不更好嗎……爲什麼人們不肯犧牲這個復仇的幸福？」

「我想你還是把他底遺書發表了好些，因爲這究竟是真的事實，而且也可以把米海諾夫事件底懸案解決了。難道你竟要把福爾恭席太因底祕密永藏在你底心裏嗎？」

新聞記者很熱心地說。

醫生在沈思，還未及答話。比約席使開口了。他底態度是很認真很決斷的：「在現在，除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外，還沒有別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過沒有人想去走罷了。至於路是什麼呢？在我也只有含糊的概念。奇怪的是醫生既然相信復仇是最大的幸福，卻又說起寬恕。這豈不是很矛盾的嗎？我們都在思索，大家不再開口。我默默地擡起頭，望着繁星在深藍的天空中飛舞。路，路是什麼呢？

管墓園的老人

巴 金

我以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古城裏，這地方我是第一次來的。但這短短兩個多月的居住已使我熟習了周圍的一切。我並不覺得在這里我是一個陌生人。

我底性情是無往而不適宜的，無論是繁華的都市或僻靜的鄉村，我都可以在那里安靜地生活下去。雖然人還是在青年，但在氣質上與在經驗上都和一般的青年人不同，自己以為已經看得多知道得多，對於一切事項差不多都是淡然處之，爭勝好動的心思也是非常之淡。所以在這古城裏我也可以住居到兩個月以上，而沒有一點厭倦的心思。我住的地方是再靜寂不過的。鄰近便是一個墓園。我底房間在樓上，從開著的窗戶望出去，正看見那兩排不十分高的樺樹，和許多排白木的十字架。短短的牆垣上爬坐着長春藤，永遠是帶着豐富生命地生活着，和那些白灰色的石棺比起來恰給了人們以相

反的印象。

是在秋天，風常常起的，尤其是在夜裏，因為靜寂，所以人更容易聽見風聲。一刮風，樺樹底葉便不住地顫抖起來，發出憂鬱的細語。如果是在深夜，我便覺得那些安睡在墳墓中的人們醒起來了。他們在互相敘述各人一生的故事。風帶着落下樹枝的樺樹葉敲我底窗，使我從夢中醒過來，這樣的事是有過的。我聽見樺樹葉底私語因而做了淒涼的夢，這樣的事也是有過的。但我卻沒有一點恐怖的心思。這一切都好像是我底平靜的生活底點綴。我安心地忍耐着。我埋頭在書堆裏，或和房東夫婦閒談，再不然便到墓園裏散步。

房東夫婦住在樓下，年紀都在五十以上了，男的更老一點。他們和平地生活着，勞動着，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自己製造的。他們自己種菜，烘麵包；只是每個星期到市上去兩次，買些零碎的東西回來。他們沒有兒女，但似乎並不感到寂寞。他們互相愛着，便是在老年，他們也是活潑而健壯，和青年人差不多，也許我還不及他們。我底伙食使由他們供給，我和他們的感情很好，他們把我當作親族似的看待，我常常充滿了感激地承受着他們底

照拂。

除了房東夫婦外，在這附近我還認識一個人，便是那照應墓園的老頭兒。他底年齡據說和房東夫婦底相差不過，大不了多少，可是他卻顯得十分衰老，頭髮全白，而且頭頂已經光禿了，背彎曲着，腿也不甚活動，走路不方便。他每天除了打掃地上和墓上的落葉外，就似乎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常常看見他一個人坐着晒那秋日的陽光。兩隻眼呆望着那一片綠蔭蔭的長春藤，好像在回憶那失去了的青春，重溫那神奇美妙的幻夢。他一個人可以在那里坐許久，動也不動一動。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底器官弛緩了，他已經失去生活的精力了。我對於他感到很大的同情，因為我看見他是那樣地無助無靠，而且也知道他不久也就要躺在石棺裏，與那些被他照應的墳墓中的人同列，而把他底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不喜歡說話，我們雖然時常見面，但很少有談過三句話以上的時候。有幾次即使我想對他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每一看見他那無助地望着我沈默不語的神情，我底話語總是到了口而被嚥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是恐怕因此引起了他底什麼

找

實

淒涼的回憶罷。我自己屢屢拿這樣的話來解釋。

這墓園裏有着三十九個墳墓，再加一個便湊成四十的整數，——這也許是偶然的巧合罷，但我每一想到這層便不禁對這管墓園的老人抱了更大的同情，我甚至於做過另一個不認識的健壯的老人來照應這墓園的夢。那時候自然這裏面左邊牆角的一小塊空地上又添了一座新的石棺。可是在現在這樣的事還沒有實現。這裏面依然安靜地輪臥着三十九個墳墓，都是我所熟習的，我認識牠們猶如認識我底朋友。

睡在牠們裏面的有軍人，有工人，有學生，也有農人，大家平等地臥在一塊地方，只有各個墓上的幾行字跡區別出各人底身世來。從其中十幾個墓上的字句看來，我知道那裏面的人都不會活過三十歲，有一大半的人是死於戰爭的，墓上還另外刻着這樣的一句話：「自從你底眼睛永閉了以後，我們底眼睛就沒有乾的時候了。」這一句充滿了感情的話，很使我感動，我每一次來讀牠一遍，總要發生一種異樣的心情，但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我卻形容不出。

有一天傍晚，我照常進了墓園，管墓園的老人躬着身子，在掃地上的落葉。他底背微微動着，手沒有氣力地抓着掃帚，一面在喘息，停了掃，立了一個墓前，呆呆地望着墓上的字跡，稍歇又拖起掃帚走到鄰近的一個墓前，過後又走向第三個墓。我對他叫了一聲「晚安」，他並不回答，也不掉過身子來看我。我默默地跟隨着他。他這樣看了十多個墳墓之後，纔轉過身來。他底眼皮垂着，滿是皺紋的臉上掛着幾滴淚珠。他哭了。好奇心與感動同時佔有了我，我差不多忘了自己地上前握着他底一隻手，激動地問「什麼事？請你告訴我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他依舊垂頭地回答。

「那麼你為什麼哭呢？這些墳墓於你有什麼關係？」我底激動更加增了。同時他底枯瘦的手在我底手裏顫動得很厲害。

「那是——因為他們是我底學生，」他底聲音嗚咽着。他擡起頭，遲鈍的眼光穿過淚眼射在我底臉上，「他們都是我所愛的學生，而且和你一樣都是健壯的青年呵。」

我好像預先覺得他要跌倒下去似的，連忙扶着他底身子。這時候我忽然愛他了。是的，不是憐憫他，而是愛他。

「真的，你們青年人都是一樣地可愛呵……我見過不少的青年人了……這裏面洛伯爾、居樂美都是很出色的孩子，還有那向培諾，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門門功課都考第一，又好學，我們都說他將來一定會是了不起的人物……又有那德利葉，很有文學的天才，他底詩做得很不錯，很有希望做一個大詩人……還有那許多的孩子，」眼淚還留在他底臉上，臉上似乎罩着一層淡淡的光輝，他進入了夢幻的境界，他在回憶過去的日子。我呆呆望着他。忽然問他底臉陰沈起來，聲音悲苦地絕望地說：「可是他們如今都睡在這裏面了……徒然給了人們一個永不能實現的希望……他們被逼着拋棄了自己底志願，到戰場上或工廠裏去，或到其他別的地方去，送了性命，在像你這樣的年紀……說是爲人類，爲社會，爲國家。現在他們都躺在這裏了，人們很快就忘掉了他們。讓他們冷靜靜的，沒有一點安慰……他們，這些我底學生呵……我愛過他們，我曾不歇地工作，把

我底知識盡量傳給他們，再希望他們去求更高的知識，做一個比我更有用的人，做出更多更大的事……是的，我辛苦地教過他們，我熱烈地愛過他們。可是別人卻把他們給我奪起走了……甚至不等我做我底工作，盡了我底責任……更休說讓他們去做他們底工作，盡他們底責任……現在他們死了，就沒有人記起他們底姓名了，讓他們孤另另的，躺在這裡，聽樺樹底淒楚的哭訴……我老了，不能夠做什麼了。我又是獨身，沒有家庭，所以我來到這裡……因為我教過他們，愛過他們，所以我要來陪伴他們，安慰他們……照應他們呵……你該懂得了罷……」說到這裡，又抽泣起來了。

這時候月亮已經升上天空，月光穿過樺樹枝葉，露出些光明的斑點照在我們兩人底頭上。因為他停止了說話，我纔注意到夜早已來臨了。

夜是非常靜寂，空氣柔和地包圍着我們。老人底抽泣聲逐漸低下去，蟲底鳴聲卻高起來了。我緊緊靠着，但我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後來還是他說：「好了，我現在已經鐵靜了。只顧說話，連時候早晚也忘記了……今晚話說得太多……這一兩年來都不曾說

過這樣多的話……你回去罷。我要睡了。」說着便動着身子。

我把他扶進他底房裏，等他睡在牀上時我纔掩了門出來。

這一晚我睡得很遲，許多思想在我底腦裏往來。

第二天我又看見那老人照常地工作，可是他並不和我說什麼話，也不提起前一晚上的事。而且從此以後，他底嘴又閉起來了。屢次我想問他，總是話到了口就被嚥下去，看見他那樣子我不禁疑惑那晚上的事原來是一場夢。

他底身體雖是那樣衰弱，但依舊一天天地照常生活下去。我也照常去到墓園。可是他每次看見我，總要把我望幾眼，總是那同樣的眼光。他雖然不說話，但我也能夠明白他底意思。他是在說：「你這樣年紀青青，不到世界上去做一點事，卻躲在這墓園裏，給死人做伴侶——真是不應該。」或「別人是沒有機會，而你是有了機會，卻拿來浪費掉——你這浪費者呵！」

冬

徐盈

冬。

刀子似的寒風越刮越猛，街市上的人羣越聚越衆。一條條的街上充滿了年青的學生，學生們是成組地排着隊走，爲頭的人握着白布旗，旗上寫着「××學校檢貨第×隊」，白布旗在風中翻飛着，小隊見着小隊，熟識者便熱心着打招呼：

「不要向前去，那裏都檢查過了……」

「努力呀，一個都不要放過去！」

淒愴的，天空變成暗黃色。在淡淡的日影下，地面上是滾動着狂風，風勢並不小，吹來吹去，青年們手中的紙旗子都成了光桿，每個人的帽子都需要按着，手凍得已透出血紫色，可是仍然不敢放鬆下來。每個人的臂下都挾着一節短棒，是準備着，不給檢查就打標

語上這樣的寫着，「打倒賣國的大小奸商！」

楊介高舉着旗，率領着十七小隊到街上時，滿街的布白旗都已經搖頭擺尾地在招展了。每一家店鋪門口，總有一個小旗子插在門口，這是表示店鋪裏面已經有人在工作。

「你們看，是不是晚了，」楊介說，「我們這組成績要算最差！」

「八點纔過五分啊！」王衣雲看看手錶說。

狂風是發瘋地怒吼着，宇宙彷彿被震撼到發顫。路人們把頭都恨不得縮到脖子裏，纔愜意似的，被風吹得向後轉。街市上，笑話是多的。白布飄着飄着便和竹竿脫離了，一個個旋轉到空中去；有人去追帽子，手一鬆，一捲挾在臉下的傳單撒在地上，即刻被風捲起，蹣跚作蝴蝶舞；手提漿糊桶的人，到了要用時，突然發覺糊面上是黏滿黑黃色的一層細砂，很堅牢地凍結着。

人們有的將身轉向風，倒退着走。

「老楊！李榮騎着自行車趕來問，「查了幾個了？」

「對不起，」楊介睡了一口混着細砂的口水，「還沒有開張！」

「好，」李榮接着說，「你們從這條小巷轉到橫街上去，我們不要儘在大街上擺門面，我們要深入……」

說完這話，李榮不要答覆，便匆匆地騎上車走了。楊介看一看隊員們，問道：「走走，走走，諸位？」

一行隊員們，滿臉的灰土，鼻下脣下那一塊地方特別黑。皺着眉頭，誰也不作一聲，都把身子向左轉，向着那條兩樓夾間的小巷中走去。到了小巷，風似乎突然地小了，大家很高興，縱着鼻子深呼吸了幾口氣。有愛潔的便開始拍拭一下衣服。

楊介從口袋裏掏出一本油印的中日貨物對照表來，低着頭一邊看一邊走，走到一家絨線鋪兼賣雜貨并換錢的小店門口，他立定是跟說話，風沙打着他的舌頭。

「諸位，我們雖然拿着棍子，這棍子最好不要打人，好進去……」

他們於是陸續地進去，楊介把白布旗用力的插在門口，然後也掀開沉重的厚棉門

簾進去。小鋪裏面有兩個人，一個在換錢，一個買香煙，當他們見到大批的學生進來，便在臉色上掛着莫大的驚奇，忙催着夥計快些交易清楚便走去。

「諸位要什麼？」

站在櫃台裏面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學徒，另一個有三十上下年紀，那三十上下年紀的人，滿面和氣地問。

「請看這張紙，」楊介遞過一張傳單告商人書說，「我們是奉命令來檢查日貨的。你瞧我們都有符號，這一次，日本人佔我們東三省，你們一定是曉得的，我們中國人要爭這口氣，我們雖然打不過他們，可是我們可以不要他們的貨物。商會裏也許有通知給你們。不知道你們自動封存起來沒有？」

無數的眼睛直射着那掌櫃的。

「不買賣日貨，那是一定的，」對方說，「一定的，中國人誰還作那事！」

這話說來很坦白，很堅決，看不出有一點油腔滑調在內。這樣突然使檢查者的心情

冷淡了許多，本來在年青人的心目中存在的好商並非屬於這一典型。這話使年青人手裏的棒垂直了。

「那麼」楊介又問，「你們的日貨到底封起來沒有？」

「那——那——」三十許的商人吶吶地，「老實告先生們，我們小鋪本錢小，沒有存貨，都是現批現賣，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日貨是國貨，諸位先生告訴我們，我們一定照辦……」

於是檢貨便這樣開始了，有人進了櫃台裏，有人開了玻璃蓋，都一手拿着「對照表」，一手拿着貨物看牌號。

「把那些洋磁臉盆拿出來」

「先生，這裏面有大中華的呢」

正拿着面盆，一個人探進頭來，看到滿屋的人，便又把頭縮出去，那學徒看到了，便高聲叫着走出去，「要什麼，先生」，一會兒又進來拿了一盒小粉包送出門。

隊員們是把一個小鋪整個佔滿了，東一句西一句地鬧得老板無所適從，楊介皺着眉頭有心想請半數隊員到外面去，可是外面刮着風，他決意不碰這個小釘子，只好連聲這樣說。

「同學們，我們不要自己動手！」

偶然回頭看看門外，只見玻璃窗上顯着無數人頭，都在竊竊地私議，一個較高一點的聲音是說：「又鬧學生了！」

「那些油，小瓶的，還有那機帶……」

「那不是吧，先生！」氣得滿臉發紅的學徒不高興地問。

「什麼，我們這裏寫得清楚，你沒看見牌子相同嗎？」

「先生說是，那當然是——拿下來！」

到這時候，楊介反而對於這「逆來順受」的商人起了絕大的同情，這一味的謙卑倒引起他的內疚。他這樣想，「又何必對這小本營生作對呢，他們只是一些犧牲者！」於

是他便想到學生會議席上周文鴻那反對的聲辯，「我是反對檢貨的。」他說「檢貨的結果，越是小本營生，越受絕大的犧牲。這年頭，本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雖然，這檢貨的組織還是依總會命令執行了。每個人都在興高采烈地執行。

「那牙刷，全是……」

當他見到有人還在自動去取時，他不禁便又說：

「同學們，我們自己不要動手，我們要讓掌櫃來弄……」

同學們只好一團掃興地放了手。這時候，大件日貨在地皮上，小件地堆在櫃台上，上上下下已經積存了不少小堆，五顏六色。

「諸位同學，我們要記清我們工作的步驟……」

足足弄到兩個鐘頭，登記，貼封條，鎖箱子，封箱子，到了最後一步，請他在登記簿上盖章作證明。對方始則不肯，終於也答應了這要求。門外方貼了一個「檢」字，表示是檢查過了，大家看看這勞碌的成績：十字交叉的封條，紅色鮮豔的戳記，都懷着十二分地得意。

的心情。

「你們不准私自啓封……」

「過幾天我們還要來的……」

陸續着走出門外，那個三十許的人，苦笑着向楊介道聲「辛苦」

走出門，見門外在寒風中擁擠着不下三四十人，都在紛紛爭噪着，這裏面，有黃包車夫，有退伍的兵，有從市場回來的買主與賣主，也有附近小商店的眼線們……都在探頭探腦地遠望。

「媽的，想不到全是日本貨，那一堆……」

「打他媽狗賊的，」那兵說「查封又有什麼用？」

「哼，我說，有能耐還是打一打……」

他們看見學生們出來，便自動地散開讓路，當他們發現每個人的手中都有一條棒時，便不禁叫出聲來。

「啊，幹嗎拿着棍子？」

「揪你這狗賊的！」

「有這力氣別揪自己，揪日本去夠多好？」

十七小隊的全體都爲這話感動了。大家都看看手中的棒，用這棒對自己人示威不是應該的？「經濟絕交」的確是一個好聽的名辭，可是當我們真能實現了這口號時候，敵人卻早已在滿洲取得了這損失。然而，誰都曉得，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可是，年青人的血是熱的，血氣是去找地方來發洩。

「我們不要專門和小生意人開心，」王衣雲提醒了大家，「我們還要找幾個大鋪子來認真地檢查一下！」

風依然在怒吼，土沙依然在空氣中亂舞，大家穿過橫街，又轉到另一條馬路來，在路的轉彎處，他們發現了一面金碧輝煌的招牌，進前一看，並沒有貼着「檢」字，大家都高興起來，將白布旗向門口一插，陸續走進去。

這是一家綢緞店，店內面積廣闊，十七小隊全體走進去，只佔店內很少的一點容積，這次出來招待的是一個矮胖的中年人，球似的臉上有針樣的眼睛，舉起肥手把那張告商人書接過去，面帶笑容地趕忙說：

「辛苦，辛苦，諸位爲國家多勞了，咱們鋪子的日貨都已經封好，諸位先生要是不怕勞苦，可以請進去過一過目。請喫杯茶！」

說時，小夥計依次送上茶，他們都沒答理，便慫恿着走到裏面去檢視。櫃台以內，穿過一道月亮門，裏面佈置得很堂皇，架上是一層層地推着售品，光彩燦爛耀目。他們下意識地隨着走，面孔上充滿了驚嘆色彩，短棒都低垂着忘掉了職務。

「在這裏，先生們——」

他們的目光集中於那人肥手所指的一點，是一架玻璃櫃檯，看樣子，裏面顯得頗充實。他們仔細看了看，看到完全是布疋之類，不禁起了疑惑。

「僅僅這一些嗎？」楊介問。

「不錯，先生，小鋪向來進的東洋貨就不多……」

「開開鎖——我們點一點……」

「不必太辛苦諸位了，」那人急急地說，似乎有一點惶恐，「一點錯都沒有，這鎖不必開，有錯你們諸位找我……」

那肥肥的人關口中的對話，有如一個小噴泉似的流水琤琮，人們聽着他的話十分悅耳。可是，這肥人的一點對於開鎖的惶恐，又引起了人們的疑惑，假使沒有弊病，他何必怕開鎖？

「不行，不行，請你開鎖看一看！」

「諸位信任我，一定沒錯，諸位的封條在那裏，我來替……」

「我老實對你說，」楊介瞪起眼來，「你不老老實實地開鎖，你知道我們手裏的棒是作什麼用的……」

十七小隊的熱情是被激奮起來，每個人都把棒舉起搖兩搖，雙方已經走到白刃相

接的狀態。人們想到方纔在小商人處得到那拘謹的印象，比較着這大商人對於抗日的
儂薄，不禁都把積在心頭的憤怒爆發了。

那聰明的商人是不肯使這形勢僵化下去，連忙把話風一轉：

「不敢，不敢，我是怕諸位辛苦，這樣的大風天……」

青年們立刻意識到室內是溫和得像天堂了，但是也毫不踟躕地回答道：「風算什
麼，我們死都不怕！」

棒子已經要敲碎那玻璃，僵持着，那胖胖的商人卻一味地央求，仍然沒有開鎖的準
備。

「真對不起諸位，」那商人改了口，「我想起，我們那鑰匙已經交到了商會……」
忽然，皮鞋聲窸窣地打着地，兩位黑衣警察被引導着進來，其中一個拿着手冊，並不
溫和的問：「你們是什麼學校的？」

「諸位如果是中國人」楊介忙着佔了上風說，「便不應該來干涉我們的行動，凡

是有天良的人——」

「不，不，」另一個人卻和氣地回答，「我們是奉了上邊命令來調查！」

「你們要曉得商人私藏日貨，不更應當調查？」

「我們——我們」那商人忙分辯，「我們早已遵命封存起來。」

「放屁！」一片人喊聲。

每個人都握緊了棒，準備着以硬幹來應付這僵局。每個人都發着高聲，激奮地喊着，「請你快些出去，」聲音中是充滿了反抗；另有一部分人卻在喊：

「開鎖——不開鎖，打死你這奸商！」

警察們看着年青人的血氣洶洶，又看看那商人圓面孔上的苦笑，立刻便屈伏了。

「我們這就走，決不打攪諸位，」巡警換了一付面孔說，「請你們告訴我隊長隊員的姓名，這是局裏的差事，公事公辦……」

楊介看來勝利已經落在自己的一邊。便不再堅持地把一切人名告訴他，他們——

地都詳誌在小本子上，然後纔說了一聲打攪，便無可奈何地出去了。

「開——鎖！」

在知棒的恐嚇下，那胖胖的商人只好從身邊掏出一串鑰匙來，選了一個，很踟躕地很謹慎地纔把鎖子打開。

王衣雲輕輕地用棒子推一推，奇怪，裏面是虛空的，這意外的發現，更引起年青人的怒火。仔細看，布疋是錯雜地陳列在有玻璃的那一面，整個櫃子內部是空虛的沒有一絲東西。這時候，人們明白了不肯開鎖的原因，不禁都舉起棒子打下去。

「諸位同學，」楊介連忙制止着這一羣發了瘋的牛，「我們要記着工作的步驟，棒子是要另有用途的……」

綢緞店裏這時又出來別的人，陪笑着請他們檢查，並且說，適纔那人是新來的人，不懂得規矩，人們這時使不顧及商人們說什麼，只是一心一意在工作……

興奮的火使他們忘掉了飢餓。查完了一家又一家。小隊見着小隊，熟識的便熱烈地

打着招呼：

「不要向前去，那裏都檢查過了……」

「努力呀，一個都不要放空過去……」

冬天，有風。青年們忘了冬天，也忘了有風。

父與子

徐 盈

現在，有這樣的父親，有這樣的兒子。

兒子和我是老同學，有兩個年頭，我們的座位曾緊緊地靠在一起，我不獨熟識他的相貌，而且深知他的靈魂。我們互相稱呼着「老朋友」。

他的名字叫作汪國震。

「你認識汪國震嗎？」

假如你用這句話問我們學校的每一個人，那人一定立刻回答說：

「噯，大名鼎鼎的炮車，誰不曉得是學生會的主席！」

的確，汪國震是像炮車一般的身架，說句俗話，可謂「黑大圓光」。他有很弘亮的喉嚨，吐出來的語言像炮彈一般的堅硬；但是他並不令人看着就駭怕，他臉黑，可是黑臉上永遠掛着去不掉的笑容，這笑容使人想到單純和直爽，夠朋友。不過這樣的觀察對不對，他自己是很有意見的：

「老朋友，」他說，「我是個矛盾的人！」

他很聰明，他知道自己的矛盾。他在行爲上時常是英雄的，而在意識上卻知道大衆；他時常激動的要改革自己的生活，但是忘不掉拚命的追求女性；他痛恨着頹廢，可是又讚揚着摩登。

「老朋友，」他說，「我已經掛了六國相印了！」

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他的名義下擔着六種以上的職務：他是班代表，他是學生會主席，他是網球隊長，他是語言練習會會長，他是校刊編委會的幹事，他是……總而言之，他是那麽樣的多材多藝。可是仔細說起來，炮車是稱職的，他能爲本班出風頭，能說話，能

沈着的幹事，能夠背誦網球評判的一切術語，而且，還能寫幾套理論，內容也像那麼一回事。這些理論自然是「普羅」的……

「老朋友，」他說，「我的錢不夠用，怎麼辦？」

我知道他家開着鋪子，據說很賺錢，這一層我總不大清楚，可是他好像也總不大樂意說似的。他有時高興了，便脫了西裝，換上藍色罩袍，在一個紀念日子跑到天橋去喊「民衆起來。」回來時候便津津的和我談一些經過；可是當他換上西裝的時候，他的錢就又不夠用了。「你就永遠穿長衫好了。」我說，他笑笑，還是照樣的亂花錢。

「老朋友，」他說，「同志們已經正式對我彈劾了！」

他有一些同志，這些究竟是什麼同志，我可也不大清楚。可是這些同志的批判他，時常都很對，說他不徹底，腳踏在兩地，總是動搖的，根本便克服不了自己。他對於這些意思很瞭解，他也不否認接受，可是行爲是行爲，瞭解是瞭解而已。

「老朋友，」他說，「我覺得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地方太多了。」

的確，他是嘴上生花的人，他有時候真老實，可是到了某種時期，卻一絲一毫也不讓人。他攻擊別人的弱點，說得真是體無完膚，可是過不久，這被他攻擊過的人便可以把他的這套話整個送回，使他自已聽着也要心跳。這種地方，便是所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近來他不大愛說話了，有時候非說不可，也總得想一想，將來是不是要打嘴巴。

「老朋友，」他說，「我總忘不了蜜絲李。」

這話恐怕他只對我一個人說過，他真愛蜜絲李。可是蜜絲李也未嘗不有點欽佩他。只是他臉太黑，而蜜絲李的臉子白，有時他真是痛心的想改造一下，可是那也不過在服裝一方面注意罷了。這當然仍舊不能使他在蜜絲李的心中有了一個地位，因為，任何人都知道，蜜絲李有許多在大學的愛人，汪國震也知道，但是他不信。

「老朋友，」他說，「總有一天我得逃出這個圈子去！」

有人說，「靈魂在戰爭是最苦惱的。」我相信這句話。因為那聰明的汪國震也時常爲它而皺着眉頭嘆息，而他卻能夠在赴京請願時從容的指揮一百多個羣衆。他何嘗不

明白，自己的腳踏在兩個領域上，是徒然的苦惱自己，然而他沒有這種「乾脆」的勇氣，在這一點上面他是失掉了勇氣；他是唯物論者，所以他明白物質環境是怎樣的影響着自己。他明白他自己如果要「新生」須得逃出目下的這個圈子去，自然這是對的，但是——

「老朋友，」他說，「我要有個相當的時間結束了目下的生活！」

這一點，據人類學家說，便是「惰性」，假如人類中沒有這惰性存在，那麼世界恐怕要一天改換一個樣子的；汪國震雖是聰明人，但他總是人，人類有惰性，他自然也未嘗免俗。現在，他曉得有個「相當的時間」，這便是他聰明的地方，可是這「相當的時間」究竟是多少時間呢？這又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老朋友，」他說，「今後，我要努力讀書，努力工作！」

老實說，汪國震的名氣雖然不小，可是他的書並沒有讀好，至於工作，他也因為惰性屢次得到警告。可是，聰明人還是聰明人，他能夠保持着考試時候永遠不看別人，不看書的記錄，而他的成績卻總比較死幹一學期的人們好，想不到他卻有了這樣的決心。

「老朋友」他說，「這是作新人的基礎。」
這句話是他一個月以前說的。

二

一個月後，我因為事情回家去，當我要出發的前一天，汪國震特意的到公寓來找我。
「聽說你要回去，」他說。他笑欣欣的，不知道有什麼喜歡事。

「不錯，」我回答，「你不是有事？」

「當然有事，」他說話向例就是這樣，「你能不能到我家去一趟？」

「可是——三百多里路！」

「你可以多坐兩站火車，到D城下車，你可以住在我們城裏的鋪子裏，或者你立刻坐轎車到我家也行，——離城六十里。」

「有什麼事？」

「事倒是沒多少，」他笑了，「要錢而已。」

「你花錢怎麼這麼多？」

「花熟了手，」他有點歉然的說，「不花不痛快！」

「你大概是天堂上的普羅——普羅王子！」

「照你這樣說，」他又運用着生花的嘴，「我這王子並不矛盾，幹普羅的意思，正是爲要使將來的普羅都能這樣花錢——人人都是普羅王子！」

「將來是現在嗎？請問——」

「現在固然不是將來，」他辯才無礙的說，「我可以這樣說，我現在的行爲，正是替農民來報仇——我是剝削他們剝削得來的錢，你懂不懂？」

「我當然沒有懂的理由。」

「這事情我永遠沒有和你說過，」他繼續說，「我的家庭若是個小地主或是自耕農，現在早已破產了。我家是商人，是幹高利貸的人，越是農村破產的時候，他們越能賺錢。」

老朋友，你想，高利貸這東西，利上加利，幾年便可以逼死一個人。這東西外號叫「關王賬」，你們那裏也許有吧？你想，他們對於農民的行為能夠不用剝削兩個字嗎？所以我——」

「你要替農民報復？」

「不錯，」他笑着點點頭，「所以我再來剝削他們——」

「老朋友，」我想起了一個疑問，「但是你剝削得來的錢只有送給帝國主義，不是再不能還給被剝削的農民了嗎？」

「我不反對，」他答，「可是環境逼我這樣走，我有什麼方法？」

「我請你不要始終信仰着『機械的唯物論』——你還是活的，你須要探求你的

『新生』——」

「『新生』我已經找着了！」

他的面色又恢復了進門時候那樣笑欣欣的，黑臉膛上對着鐵光，喜氣揚揚的說。

「老朋友，」他說，「我忘了告你，蜜絲李已經有回信給我，很客氣，很客氣，說什麼『敬

佩良深』一類話。我要抓着這機會努力進攻；可是進攻是需要錢的。你能不能費些事，到我家一次。我再給你寫兩封信，你帶回去，你只說我得了病……」

「什麼？」我說，「你什麼時候給蜜絲李去了信？」

他聽得我驚異的問，彷彿有點那個——不自然，可是他始終是一個坦白的好人，照實回答道：

「老朋友，我不能忍受那種寂寞，我心頭永掛着她的一個影子。老實告訴你，我若不想她，我根本便沒有思想……」

「好大的佔有慾！」我笑着說。

「你聽清，」他忙改口道，「這是我的目的之一。另外還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給她作一度根本改造。她是一個進步的女性，她有追隨時代前進的必要，我恐怕她作花瓶了事，所以——所以我想佔有她。你這樣的話我也承認，不過我覺得有擴大了說的必要，使我是爲了她的前進，時代的需要，新社會的企求，而佔有她，——我可以給她健全的意

識，使她到實際中去活動……」

「可是你本身是不是到了健全的地步？」

「當然沒有，」他的口吻向例如此，「不過，進步的人是永遠不會有滿足的，我只盼望我的精神有些寄託，我好再加倍的努力……」

「你的精神不是已經獻給大眾了嗎？」

「老朋友，」他似乎有些不耐煩了，「你今天是不是存心和我作對？我再對你說一次，我的精神生活是受物質環境支配的，我是矛盾的人，我有時候精神寄託在大眾，有時候卻不然。你信任我，我願意這是我最後一次的矛盾。我有了『新生』——一定作新人！」

「你——假如，」我說，「作了新人，你的經濟關係是不是要獨立？」

「這一點我還管不到，」他答，「我只是對於剝削者剝削！」

「你要想想，」我說，「他們再被你剝削幾次，是不是有破產的可能？」

「不會，他們藏着元寶！」

這時候，我的腦府中突然映出一幕影像，就好像我們村裏的地棍劉二剝皮一樣的人是汪國震的父親，天天瞪着眼睛，東奔西跑的索債，呵喝着鄉人，有時候，打得老實的鄉民到死也不敢哼一聲。天天都是像門神一般的，村裏村外走出走進……據說，他地裏埋得有元寶……

「怎麼樣？」他說，「我託你是爲的多拿一些來。」

「你希望要多少？」

他想了想，「至少四百塊，」他說。

「好吧，」我說，這時候我也有些以爲剝削他們是痛快事，於是說，「信拿來！」他於是寫信，信寫完了，又笑欣欣地出去——這真是青年人唯一的興奮。

三

我到了D城。

D城是個三等縣。經過兵匪水旱之後，已經看不出有一點兒繁榮，從車站向城裏望去，到處都是冷冷清清。

汪國震家的鋪子的字號是「大利」。

街道上融化着泥濘的積雪，泥濘到像那充滿了蛆的糞坑。

我穿着長衫，在路邊走，許多人都很客氣的給我讓路，那裏已經被勇敢人踏出來一條潮溼的小路——也有不讓的，那是兵，灰色的動物佈滿了全城。

進城後沒有走幾步，便看見「大利號」，大利號是茶館，飯鋪，客棧，車行……外帶着賣油鹽雜貨，氣勢很不小。

我便拿着信，直走進飯鋪去。

迎門的夥計看見這穿衣冠楚楚的客人來到，便大聲喊起：「裏面請！」

「這裏的掌櫃是不是姓汪？」我進去之後問。

「啊，這裏東家姓汪，掌櫃姓李，有什麼事，先生？」

「有人託我帶來一封信——」

「啊，是不是從北京我們少東家那——」

說着話，一個穿着短棉襖的人走進來，毡帽子罩沒了半個臉，但是還可以看見鬍子。他一隻手裏還拿着一枝趕車的馬鞭子，另一隻手裏拿着一個窩窩頭。他的嘴動着。

「你是國震的——？」他突然的問。

「國震是我的同學。」

「你姓什麼？」

我告訴他我姓什麼，雖然有些不高興他的魯莽。

「我是國震的叔，」他說。「他爸爸昨天下鄉回家。你要見他，我一會套上車子送你下鄉……你喫了什麼沒有，有窩頭好不好？」

「好好，」他的直爽和真實那樣的使人感動，我使連聲應着。

於是那夥計便捧來一大碗粥和一盆窩頭，還有鹹菜。

「你要是喫不慣，我就叫他們和麵！」

「滿好，滿好！」我連聲說着土話。

喫着飯，那老人便和我談生計的困難，行旅的短少之類的話。

「趕一天，」他說，「有時候還不夠牲口喫的！」

「爲什麼？」

「運兵，運土匪，還不是白坐車，不給錢！」

「土匪居然敢明目張膽的抓車運人！」我聽着覺得很奇怪。

「唉，這——」他的聲音沈重起來，「你們城裏人那裏會曉得，實在說，這年頭是一

年比一年的壞，鬧來鬧去，反正是鄉下人倒楣！」

喫完飯，我便坐在那輛車上，一同到小莊去。

太陽高高地照着，照着無垠的曠野，大地上積着雪，小溝渠滿着水，地皮上也有一行行草似的東西，那是新種的麥。遙遠的有房屋，有墳頭，有樹木，一重重地向我們奔來……

「國震這孩子在北京怎麼樣？」

聽了那老人的問，使我躊躇了一下纔回答：

「不錯，他很用功——人緣也很好，朋友很多。」

「這樣倒真叫我想不到，」那老人手順着鬍子說，「這孩子，我不瞞你說，可不是個老實孩子。我是他的叔，有錯我得管他，對不對？這孩子，從小看大，我看他鬼聰明，倒是有——就是恐怕不務正。可是他爸爸總是護短，不許別人說一個不字……爲了他，我和他爸爸分了家……」

聽了這老人的話，敬佩走上我的心頭。我看了看這老人臉上的皺紋，便知道他世故已深。我尊敬他那一雙黑粗的大手，大手在順鬍子。

「年青人總是浮一點，」我便順着他的口氣說。

「我倒不是說他浮，」老人說，「青年人浮倒沒有什麼，我只是怕這孩子不務正，結果是喪了身，敗了家……這年頭，什麼事都有……」

對於他的話我也覺得很對，也找不出理由可以反對他。後來便是他說着，我答應着……我的心時常響應着那老人的心……

轎車還沒有人走得快，天黑了，纔到了汪國震的家。他家是瓦房，房裏的人都睡了覺了。

四

我見了汪國震的父親。他是從炕上爬起來的。

他是一個黑老頭，可是有白鬍子，頭髮也白了一半，不過精神卻是很好的。他的身材是肥短的，聲音也很洪亮，一眼望去，是一個十足的鄉村的土財主模樣。

我追悔着，過去曾經疑惑他和土棍劉二剝皮一般。

「辛苦，辛苦，」這老人會應酬，見了面便這樣殷勤。「喫飯吧，我叫他們——」

「不客氣，隨便什麼都成，」我說着，便把汪國震的信給他。

但是，他默然的說，他認識不多幾個字，請我告他大意。

在他們這種好意之下，我覺得作僞真是一種罪惡。但是我爲着什麼來的呢？我又不能忘掉了我的使命。於是我喫着飯，只得吞吞吐吐的告訴他，他的兒子病了，他叫我來替他要幾個錢去養病。

「什麼？」那父親嚇得翻着白眼睛，「怎麼病了，是不是念書過度？」

「不過，」我只得這樣應付，「並不怎樣利害，只是得要靜養！」

「你和他是好朋友吧，先生？」老人顫聲說，「你告訴我，是怎麼病的？」

這真是苦惱事，我知道汪國震除了發「戀愛熱」之外，還有什麼病呢；但是這被稱爲「農民的剝削者」的人，對於兒子卻這樣的關心，我又有什麼可說的。可是，我又不能不造出一套話來，於是——

「他呢，」我說，「也不過是用功稍爲利害一些，又因爲飲食不調，所以受一點風寒，病便發作起來，他的身體又虛一點，又愛看書……」

「是呵，」老人點着頭，「太要強了也不好。今年他光是來信說買書就用了三百塊錢。三百塊錢的書，那是一年半載就看得完的，太要強了……」

我聽着幾乎要笑了出來，我想汪國震的電影入場券大概到了夠釘一本書的程度了，而另一部分書是穿到身上的。

那老人先是讚美着他那孩子，可是不久便又向我嘆息了，因為他聽到我說，「他希望要個三四百塊錢」的話。

「唉，不瞞你先生，」黑老人的臉上也滿是皺紋，「這孩子要強是要強，要是這個花錢法。我可就真供養不起了。先生，不怕你笑話，今年以來，家裏頭就沒有喫過白麵。鋪子是眼看着要賠完，另外咱也沒有多少地。這樣的成百的花……我……我……咳……年頭這麼壞……」

「聽說老先生在外面還放着許多賬？」我想起汪國震的話。

「這是國震告你的嗎？」老人好像喫了一驚的說，「這孩子也真念書念糊塗了，他

大概忘了家裏的整百整百的洋錢給他吧！不瞞你先生，我外面雖然有點賬，可是年頭不好，你打碎了他們的骨頭也榨不出油來。別說本，連利息都不用想收回來，就是收回來，也是東幾塊，西幾塊，夠不上個數目。先生，這年頭是一年比一年的壞，種地的人苦極了，眼看着頂好的收成賣不出錢來……先生，你說這年頭多麼怪，頂好的收成賣不出錢來……這真是天……」

我有心告他這是帝國主義商品進攻中國的結果，但是，這話沒容我出口，便聽那老人又繼續呻吟了，他有他的夢境——

「你先生大遠的來……我拚着老命也得湊這筆錢……數目呢，不敢說，我明天張羅一下看；家裏頭還存着一個大元寶，你先生也給他帶去吧……你先生勸勸他，顧身體……將來能得個一官半職，我也不再在這裏操心——也該搬進城裏去享點兒福了！」

老人說到這裏，又微笑起來，於是他便請我休息。

睡在硬木板的鋪上，我在想：
現在，有這樣的父親，有這樣的兒子。

一個中學生所講的

徐 盈

我們的學校是在一個海口，那海口近年來的商業並不怎樣繁盛，不過，我們學校卻是很繁盛的。人很多，校舍宏大，常常拆了平房蓋樓。我們學校在那個地帶是一個頂有名的學校。

我們學校的地位在社會上很高很高。我們是中學，我們上面還有大學，大學裏的畢業生出來都有事情做，譬如××銀行的練習生，××公司的辦事員，以及我們中學的教員，差不多都有我們的大師兄。我們是慢慢會升到我們大師兄們的地位的，只要我們能夠仕到大學畢業。

能夠住到大學畢業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一，中學方面先不容易通過。老實說，我們學校的「名」不是虛傳的，我們學校的功課的確是硬得利害，任憑他是督軍省長的兒子，任憑他是坐着自用汽車上學，當考試不及格的時候，也是和普通人的兒子一般看待的留級或退學。因此，社會上纔給我們學校以「盛譽」。

這留級和退學是學校管理學生的唯一法門。每月有月考，月考成績不良的人，到了大考時是不會及格的，一門功課都是一條鞭子督促着我們，使我們拚命的進行，任何一門都不敢放棄和落後，只要一落後，學校是有權把「退學通知書」直接寄給家長的。

只要是在我們這個學校裏，每天都是這樣，生活是比數學上的公式更刻板，除了皺着眉頭死讀你的課本之外，學校是沒有剩餘的時間來供給你自已支配的。

不，上面我有一點要修正，就是除了學校要我們念課本之外，還給我們體育的時間。每月體育有考試，如果不及格，那是和書本上的功課一個樣子辦理，所以我們稍有點閒暇，便是走到運動場上跑和跳，這都是我們每天必修的功課。

這樣的，一天兩天的走下去，六個年頭啊！

年青的人，那一個有幾何上的直線般的頭腦呢？那一個同學不是皺着眉頭，頭痛地過度着一天又一天呢？有人想彎曲一下，那是可以的，只是彎曲之後，除非是超人的聰明，便難以再追及那水平線。

一個人如果從水平線上落下來，那問題就開始了。第一，暫時沒有適當的學校可以轉插，其次，又如何有顏面來對家庭呢？家庭裏懷着的一團希望是將被抨擊得粉碎，覺得子弟之不能存身於這「盛譽」的學校中，是莫大的恥辱。

有人說中等教育就應當是這樣的，有人根本否認，說這太不合於個性。無論這制度的本身的對否，我願意從實際找出證據，事實會給它以解答。

二

去年，我們同學死了一個——跳水池子死的。

水池是活水，由外面的小河裏引進來，水色清澄，夏天種荷花，幽香四溢。池成湖狀，裏面也可以盪舟，面積是很廣的，晨起或飯後，那池邊總有不少的人在徘徊。

這一池的碧水，葬送了我的同學李廣智。

李廣智和我是同鄉，並且在宿舍中是同房間。他不喜說話，我也不喜說話，同學半載，並沒說上十句話，可見我們這脾氣的固執。

有一次開學時，我們突然作長談，原因是一本愛的教育。

我們那學校因為沒時間讀閒書，所以也很少有人帶去，有時候，若被訓育處看見書名，也許會申斥幾句，所以我們對於外間流行的新書，讀過的並不多。但這慣例並不會限制着李廣智，他是有很多課本以外的書籍的。我見了愛的教育那名字很留意，「愛」對於年青人總是很眼熱的，我便拿過來看。

看着看着他發覺了，他就問我的意見，我們從這一次談起頭來，以後就時常的談了。我永遠忘不了我眼睛發着熱，在讀愛的教育那一時刻裏，我像發覺了一個新世界似的。

我明白了他，一個獨子，父親的希望在他一身，經濟不寬裕，但能支持到他畢業。「我啊，」他說，「我並不是我父親所希望的孩子！」

我看他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有幾分天才，但是他對功課太不注意，臨考的前夜，他也是在廁所裏用功的一位（因我們學校在夜間十點後，除廁所而外，不准再有燈火。）有時候他很懊悔自己的不用功，但有時他又說，「這些東西學會了又有什麼用？」

這個人有時也是很矛盾的，譬如——

他曾向我介紹了一本勵志哲學，到現在我還深深地印着這本書的影子。他和我當時讀了這本書會大起感動，「這真是模範啊——我們應當學。」可是過了不久，他又告訴我：「這本書是要不得的，他是提倡英雄的個人主義，我們現在只是一個機器上的齒輪，馬蟻羣的小蟻，並不應當是特殊的，踏在別人的骸骨上樹立起自己……」聽了這話，我除了覺得矛盾外，還覺得這個人勇於彈劾自己！

這時候是「一二八」過去了半年的樣子，他和一般人同樣地對於「國難」已經

淡漠下去，不說他淡漠是有點苛，他似乎是另外有他樂觀的理想，他並非是一般公子哥們之所謂淡漠。

我老實說，我不了解他，同學中難了解的人固多，但他是最難了解的一個。同學自開班以來，由五十人減到卅一個，卅一個人中據說至少有十個不能畢業，同學是個個發愁，在拚命地努力度過這難關，但在李廣智仍絲毫不以為意。

有一次我勸他，他卻毫不客氣的反攻：

「不能和你們一同受這種奴隸教育，這種教育，只能教人會念書而不會用書；會開口而不會動手；會分利而不會生利；每個人都要不勞而獲，作人上人……」

「朋友，」我是忠實地勸他，「你小心受了別人的……利用？」

「利用？」他瞪起眼睛，「我即使是受利用，我的路線也是正確的，現在的當局就是喜歡你們這種人，他們固然喜歡歌頌而憎惡反抗，但是即使不歌頌亦不反抗，他們也是贊成的；他們慣於說別人是受利用，你們也就順着他們而說別人受利用……」

他是聲色俱厲地說這些話，我只好任他說去，我不再應聲。

又一次，他拉過我去，說——

「看啊，一個人鍍金要花多少錢，你看這調查表——」

小學畢業要毫洋五〇八·五二元

中學畢業要毫洋一·一二〇·〇〇元

預科畢業要毫洋八〇三·二〇元

大學畢業要毫洋一·八九一·六〇元

總計完全資格要毫洋四·四二三·三二元

這種教育還要他作什麼專為關人預備的嗎……」

畢業期近了，我就見他苦起臉來，可是我是絕對想不到有什麼意外，他的面孔漸漸消瘦起來，他時常在水池邊徘徊，我因為碰了幾次釘子，也不便深深勸他。

在畢業考試結束之後，這位朋友便失了蹤，那時大家正忙得頭昏，誰也不介意有什

麼事變。可是三天以後，李廣智的水腫如牛的屍體在池中浮了起來。

三

我沒有一點鋪張地敘述這一件突變，我是願意就這一件事證明我們學校的嚴格的考試使一個有非常勇氣的人投了河。

當然，這個人——我的朋友李廣智不是個真正勇敢的人，假如他是勇敢的，他會衝破這個他所不滿的環境，他可以開拓他的新環境。然而他不能。他這腳依戀地踏着現在，而那隻卻又踏在另一個新境地，結果，自己解不開這矛盾，只有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特別說李廣智，並非特別厚愛於我的朋友，我是想，現在像我們這位朋友一樣的人，在學校裏不知有多少，他們連李廣智這點勇氣都沒有——他們都比較聰明，不會解不開這矛盾時便自殺，他們的苦惱自然會更多，生活也會更無聊。

想到李廣智時我便想到和李廣智一流的人物，同時，我更想到為李廣智所評為

「既不歌頌亦不反抗」的自己。

和自己同類的也是一個大羣吧！我們這羣，至少有廿個同學吧，都是隨着鞭子一步一步的奔跑，我們通過了畢業，而已升上了一步，我們便這麼樣的，將來也不會變的走上人生之途。

我在池邊徘徊時我也曾考慮過，像李廣智那一羣，他們有勇氣存在，他們是不會無路可走的，但我們呢，我們的路是更加渺茫，最大的，我們大概不出做一個店員，一個辦事員或一個教員，在將來吧。這有什麼趣味呢？！

「只有平庸的思想是無法改造的。」我記起了誰說的這麼一句話，那麼，我只有改造我的平庸思想了，但這又是無法改造的。

現在，又到了年底的考試，一到考試時，我就想到李廣智，我就想到在我們學校裏受教育的這一大羣，同時，我更發愁我們這羣的平庸出路。

我要皺着眉頭預備考試去了。

失學以後

魏金枝

一

第一次到武漢去是在十四年以前，那時我是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還在中學二年級讀書。那時光，讀書是我那老祖父的主張。他，一個意志很強，態度很嚴肅的人，不管家裏嬸嬸們的非議，主張給我讀書。我的家裏，除父親外，還有兩個叔叔，他們對於祖父總是絕對的服從，永不對祖父的主張有什麼意見。可是兩個嬸嬸雖在表面上不敢露骨地起來反對，但是那種反對的手段是高妙的。她們從我到中學讀書的那年起，彷彿神經上就起了病，會無緣無故的怒惱，咒罵。被怒惱的咒罵的，往往是家畜們，以及一些掃帚或桌椅之類的東西。譬如，喫過飯，豬或者狗有兩三隻碰在一起的時光，她們總不免在槽邊爭起食

投

實

來，於是她們的罵便開始了。

「畜生！你想獨喫麼？你想喫了人家的一份麼？你這黑良心，我總有一天要把你們分家，給你們平均的，我看不過那種樣子呀！」

或是這樣的罵着貓：

「你這喫了飯不管事的畜生，夜裏，你就什麼都不管，日裏你鑽在甕梁裏，向高處鑽，可不知道我們在撐家的多苦，你這畜生！」

至於桌椅，也有種巧妙的罵法：譬如，桌子是不平的，用抹布去揩時，總有些飯子或魚骨之類的東西嵌在高低不平的縫中間，於是她們把眼恨恨地看你一眼，罵道：「斬頭縫，殺頭縫，飯子嵌進去，魚骨也嵌進去，看你嵌飽了怎麼算？」

有時候掃帚們或者畚箕們倒在門邊，總不是好好叫你去收拾，卻當着你的面罵了起來！「看呀，祇有拆家的，把掃帚丟在地上也沒人拾了，看看要到討飯纔肯歇哩！」

在平時，我是個很頑強的青年，但因為自己想讀書，無論如何都忍住了自己肚裏的

火氣，有時也把冷眼去看看祖父，祖父其實也在看我，我們的無可奈何的怨眼，於是一同在中途折了回來。

有幾次，我真忍不住而下淚了。喫飯時，我把眼淚落在飯碗裏，喝水時便掉在茶杯裏，但總不願發出來，也不願給人知道，便默默地把淚水也喝下肚裏去。因之我曾有一首小詩寫道：

清蒸，喝着熱熱的一杯，

風聲又來了，我默默地

揩泪地擦下眼上的淚水！

可是怨與恨呢，我是從來不會有過的。因為我自己便從這可憐的農家中生了來，眼見過農家生活的辛苦，無論讀書是個什麼樣正當的理由，要從他們汗血的勞動中去沾潤，總是不當的事。祇有把良心與眼睛都蒙了泥污的貪官污吏纔會借國家的名義而去強取豪奪的吧！因此，我的忍耐心與求知的欲望，不自然而然地也密切地聯繫了起來，我祇有等着不能供給我讀書，以及彰明較著地不給我讀書的時期的到來。

終於，像祖父那樣主意堅強的老人，也已壓不平自己媳婦們的噪鬧了。他雖然嚴肅，而婦人們的怨怒與咒罵，卻始終沒有一天平靜下來，於是在我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後，他將我的學費準備着交了我，一邊卻頹唐地說道：

「好，今年是無論如何總得給你讀下去的，明年我可沒有把握了。我這麼老了，我終究沒有教你讀到畢業的希望，得知我是明天還是後天死呢。」

在老人，他是從沒說過這樣頹唐的話。他說着，眼上紅紅的，掉下我所從未見他掉過的眼淚了。我很知道，像他這麼還算得健康的老人，他斷不會明天或是後天便死了去的，祇是他一生自傲的自尊心，不肯在我們晚輩的面前，坦直他表示他已被媳婦的咒罵所壓倒。我也知道，在他老年的想望平靜的心境，已如一株參天的古木，所要的是無風的靜止，而現實所給予的，倒是一種牠所抵抗不住的無力的俯屈。這俯屈雖也可以說為靜止，然而這靜止是屈辱的靜止。

而叔父們呢，他們是永沒有自己的主張，他們也有時厭惡那種婦人們嘈雜的噪鬧，

而加以禁止與阻抑，可是那也一點沒有效果，所以也便淡然的放任她們了。這其間，在我是知道的，他們已被一種親屬的友誼，與另一種自己勞力的重視的矛盾所包圍了，而且在他們父親的家長的權威下，本來不使來主張什麼的。所以在偶或之間，我也常常從他們夫妻之間的密談中，聽見過這樣的語意：

「你們算是男人，一點沒有勇氣的男人，眼看由他們把讀書讀窮了。自己不必說，總算做了一世的牛馬，可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們，難道任孩子們將來去餓死麼？」

男的，我們的叔父們，在這樣的開導下，當然不能無動於中。可是結果總是這樣的回答：

「這我難道不知道。可是讀書並不是一件敗家的事，而且有父親主持着，難道我也好去反對這件事？」

這麼軟弱的丈夫，自然又受了埋怨。

更有一些反對我讀書的，那是我們的親戚們，譬如姊姊們的內親，以及堂弟弟們將

來的丈人丈母們，這些人，從他們一定親，彷彿便已有經濟上的職責似的，雖不敢明公正氣的來主張，卻總繞個圈說：「讀書有什麼用，遠不如種田實惠呀！」又或說：「我總不願把女兒給讀書的，一讀書，夫妻便不會常在一處了。」

在這樣情形下，我的反對黨是勝利了，我的祖父被包圍，再沒有方法把他從這包圍中拉到我的一面來了。至於我的母親，當然也是「讀書無用論」中的一個，可是她是並未來反對過，反之，卻因此而受了許多氣。後來看看形勢不對了，可又不能站到和旁的「讀書無用者」的淘裏去，祇得以一種愁苦的態度來勸告我，教我中止了讀書的念頭。

總之，我是孤立了，孤立在無人救助的絕境中了。因此祇有自己來設法去謀生，隨就寫了封信給一個堂房的哥哥，托他給我找事做。這就是我第一次到武漢去的動機了。

二

到武漢去，有許多同學送我行，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最可紀念的是一個素無杯酒

之歡的周君，他和我已同班了兩年多，可是我們除碰到了微笑一笑以外，從未談過半句天。在這樣的情形中，我雖然心服這位沉默寡言忠誠樸實的同學，而我那時也確乎有這種心情，以爲一個這麼心契着的朋友，真的沒有和他開言的必要；開言，便會減少我們的友誼似的。他也這樣，一直到我要動身到武漢去的前幾日，纔親自寫了幾句半新舊的詩送了來。果然，這秀才人情是值得紀念的，到現在還紀念這人。而旁人請看戲請喫飯的結果，卻害我患了一場大痢疾，一直到了一年以後，其實到現在還常常發作。

抱着這麼的窮苦，病痛，愁恨上了路，到上海，便喫不住而病倒在旅館裏了。可是一面又怕川資不夠，便請一個住在旅館裏的醫生開了個方，匆匆的抱病上了船。

在那時的心境中，我對於人類，真有着十分的厭惡，尤其對於故鄉。所以那時這樣匆匆的上了船，也就抱着一種寧死也死到外邊去的決心。可是人類，人類難道由得你去整個兒厭惡麼？正在我這樣存心的時候，第一次，我便碰到了三個浙江人，到武昌高師唸書去的學生，他們一路照顧了我。其中一個，他明明知道輪在路邊的散艙要比中間的統艙

裏好一點，可是他因為我是一個抱病而又初次出門的人，便和我對調了鋪位。

這個憐憫人者，在船到九江的時光，他使付了憐憫人的代價這代價是一雙他脫在船板上的新鞋子，一些比九頭烏還兇的小販者，一面把貨物送到這位坐在散艙上的朋友的面前，而在腳下便把赤腳套了新鞋子走了。

在船行中，我正如踏進了戲館的門，廣大的社會便展開在我眼前，如公開喫食鴉片呀，女人帶着狗睡覺呀，都在我純潔的腦海中印上了初次的也是不能磨滅的印象。最使我奇怪的是一羣從江西督軍陳光遠處退伍了回來的兵，他們大約有二百多人，祇一個帶領的人，在船上真可說是無所不爲。最初是看見他們中的有幾個，躲在小便處邊的門後搶着飯，把飯裹在手巾中，用手抓到口裏去，隨後又在破衣袋裏摸出紅的綠的辣椒，帶着子整個兒嚼。更有些則在船頭上賭錢，約莫有五六十個，我從船窗裏望出去，正看見他們人壓着人，玩着一副竹牌兒。在全個場面上，最多不過百多個銅子，這麼拿進拿出地作爲消遣。大抵這些人，一大半是看客，伸出他們貪婪的臉，注視着放在船板上的牌和銅子。

做莊的輸了一個，便換另一個大贏的來，等贏的輸了再換一個。這麼的玩，好像真要把所有的銅子從各人身上擠光了纔肯罷手。實際上，有幾個是並無袋子那種東西的，他們所有的家私就在手上，或耳朵背後的兩三個有限的銅子。

倘使莊上贏得太狠，他們其中的幾個便把僅有的毛巾或者洋鐵罐之類的東西來掉換，掉換之後再押。有一回，大概真的莊上贏得太狠，而輸的也掉換完了，因此他們動手借。不借還沒什麼，可是一開手，所有的人都擠攏去，伸出他們黑髒的手。起始是希冀的請求，而請求沒有成功，於是漸漸的笑容在他們臉上躲開，躲開，換上一副怒惱的臉相了，終於一隻手攔住了莊家的衣領，而第二隻，第三隻手，去秧住他，同時去抓破銅子的袋。袋破時，百來個銅子便鏗地散在貼着鉛皮的船板上，一個「跨倒」那麼齊的動作，五六十個人都蹲倒來，向船板上搶錢。

銅板的，搶銅板的，以及那失了銅板者的聲音，立刻變為龐大的嘈雜，二百多個同伴隨就都擠進了隊，把聲音弄得愈嘈雜了。於是喫鴉片的，抱了叭兒狗睡覺的，都霍的跳了

起來，丟了烟槍和狗丈夫，一齊顫抖着。膽大的卻跑出去看。隨就聽見那個帶領的軍官，在船頭向天開了槍，纔把聲音靜了下來。

事情平靜後，又聽見碰的一槍，說是頭一個去抓破袋子的被槍決了，槍決了便又被推落長江中去了。隨後我抱着痛肚子出去時，在那槍決處已沒一點點的陳跡。我四處看看，祇在船邊的欄杆上還有像米那麼大的一點血，這就是一個人在世一趟的紀念了。船一到漢口，我便逃命似的換上駁船，一直搖上武昌去了。

三

在武昌約莫住了一個月，我的堂兄便把我介紹給漢陽的縣知事。

當我初次到縣裏去，帶了信，想去遞給號房，那號房將我打諒了一番，還一直坐在桌邊喫飯，旁邊一個小使在添飯。這情景使我嚇了一大跳。我想：「原來這裏的號房也有添飯的人，好闊的號房呵！」於是我恭恭謹謹的把信交給他，屏氣看他的神色。

結果，他把信封射了一眼，仍舊淡然的把信擲在茶几邊，把嘴湊上碗邊喫他的飯，並不說一句話，也不再朝我看一下。我的臉上立刻發紅了，甚至還有點怒惱。但是我還平心靜氣的問他：

「我要看看知事吓！」

「明天，今天不在吓！」

我正要問：「明天？明天什麼時候？知事往那裏去了？」可是那對手卻已把手煩惱地揮着：

「明天，明天來吧！」把我像一隻小狗般趕出了衙門。

第二天，我仍舊拿了名片去，那就很簡單，那號房一見我便隨口說道：

「不在吓！明天！」

這是我那堂兄告我的，倘那知事不在，你便去看第二科的科長。可是號房卻回答我說科長也不在。這時我真發火了，我從他手上奪回了名片，便一直向大堂邊跑，衝進了寫

着第二科那個門口邊，我把名片交給那立在門口的公役。

再回頭去看，號房也已跟着跑進來，他裝出一副尷尬而勉強的笑容，呆呆的立在廊簷下向我睜眼。我知道，他在向我示意，教不要倒他的蛋。對於這懇求似的笑，在我感覺着哭笑不得，也祇有裝起和他同樣的臉相笑了笑。到底我爲此沒有把他那可惡的事情說出來。

這樣我進了門，不算派在那一科，祇有時拿些信札的底稿之類叫我謄一謄，這就是我的工作。至於我的薪給，是每月十六吊，那時洋價一吊七百錢，還合不上十塊大銀元。伙食是七吊，還賸九吊錢。飯是每日兩頓，第一頓在上午十時，第二頓在下午四時，頓然改變我們向來三餐的習慣。而我又不善於睡寢覺，一開眼是六點，離開喫飯還有三四個鐘頭，就非得去喫一點點心不可。等喫了第二頓飯，我尤不能睡早覺，孤獨地坐到十點，或是十二點，祇好再喫點心。這樣每日就得二百錢。而剃頭照例是十日一次。我是不喜剃頭的，那剃頭匠卻總照例來叫我，同事又來慫恿我，於是每月又化一吊八百錢。除了這些，我真連

烟捲都吸不成了。

最難熬的是被逼坐在長檯上剃頭，那種所謂「武」的剃頭，就是在你背上儘量儘量的擗，又把我的身體豎起翻倒地變把戲，害得我腰酸骨折纒了。此外的功夫便坐在暗房子裏習字，看看湖北田賦源流那類使人打瞌睡的书。

我必得還感謝那初次把我趕出衙門而年輕點的號房，因為我沒有報仇他，他倒也常乘空溜到我房裏來閒談，譬如「今天天氣好呀！」「你老不上武昌」等等。有一回還邀我到東門的一家土娼家裏去。他把嘴湊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道：

「東門，就是出東門，有一個姑娘，年又輕，又長得好，她們托我找一個小白臉，喂，你老
去麼？」

我雖然拒絕了，因為我還有些怕羞，又是身邊沒錢，可總喜歡他來給我解解悶。我是太孤獨了！

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而我又常向那號房打聽些此中消息，便漸漸的有些熟悉了，

可是孤獨還是日常的孤獨。我既不能搭入高的一隊中去，也不便搭入那低的一級那些皂吏的一隊中去。而室的兩面，又都是靜悄悄的、黑暗的公事房。一面是審訊的大堂，我不懂他們的話，一點聽不出什麼道理來；祇有一面，是開着一個比貓洞大些的窗，這個空氣的進出口，也是從此纔可以看到太陽的地方。我的大半的功夫，就是坐到桌子上去對窗讀書。

從這窗望出去，有一個小小的一畝來大的路，依山勢築着一條路，這園便是從花廳通到大堂來的路。園裏種着些樹木，還有些殘了的假山石，被野草蔓蓋着，實在並不高明，可是在我當時，卻是視為精神寄托地的。

更後，我又在那後園裏，發現有個女人的頭在那圍門邊窺探，可是我一去注視，那頭又躲進去了。我一直這麼注意到十幾天，我還是沒會看清這探看者的正面。於是我索性按下這好奇心，接連的三四日沒去注意她。到終那女人把門開了，並且探出半個身子來，故意把臉側面的朝着。然已看得清那是年輕的姑娘，那頭上還梳着當時流行的蠟辮子，

一雙天足，一個時髦的姑娘呀！

雖然有着失戀似的心情，又這麼悲苦，我的青春的生命之力卻還是有的。而且我不能不做點事，藉以消遣我自己，於是我遂從這圓的鏡面似的窗孔中，來日常窺探那個活的美人畫。

大概又是四五日，我究竟得以正面的看清那個側着的臉了。那瘦瘦的長的臉，配着一副清秀的灣灣的眉和眼，雖算不得美人，總還是中人以上的姿色。可是第一個特徵，就是在她那白白的臉上，確乎很少生活素的血。更從她常是微鎖着的眉上看，那是有着一種幽怨，或是什麼不大滿意的胸懷，那在已達結婚年齡的女子的眉上常可看到的表情，大概是思春了吧！

思春，一點都沒有錯。我雖想把窺探那件事作為消遣之一，可是總不敢常常去面對面的去看她。有時，就是聽見開門的聲音，還是背坐在窗下一則，我是已受創痕的人，總有點兒前事之鑑，不敢再把自己投到荆棘裏去。再則想想自己的身世，尤不配談到這上頭

去。而後來，卻又聽到嬌滴滴的呼雞的聲音了。

一聽到這聲音，我便又不能自主，再把頭探到窗邊去。於是我就看見一個微笑了。我幾次想拍拍胸脯也來做一個同情的笑臉，而同時別一種意念又使我停止了，最後，祇有把臉掩在書上，我不去看，我哭泣着！

呼雞的聲音和微笑，還是繼續着，這不過多使我落幾回眼淚而已。在我，戀愛總是苦惱的事情。失戀固是苦痛的，戀愛也是苦痛的。在那幾個年頭中，我的青春就完全消費在兩種心境的矛盾裏。

好在不久，跟着這呼雞聲和微笑而來的，是一個老嫗的聲音，大抵這聲音是來監督呼雞聲以及微笑的。因為往後，我常看見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嫗，總常和那姑娘立在同一的門邊，用她尖利的老眼，四面探索着，時常射進我的小窗來。於是我想：我既不來扮這戀愛劇中的角色，我當然也不來給那姑娘受這個空名，所以我就從此不再去窗子上開眺了。

我們這姑娘吓！你去閒眺，你去愛吧！我用我的祝福來報答你的微笑吧！

四

我仍舊坐到那黑暗中，我去窮愁，悲悼自己的身世。然而這那能免得了飢寒，那能把自已立得穩穩的，所以還常到我堂嫂子那裏去借錢用。這是換了種方式的倚賴而已。而同時，我的痢疾又發作了起來，一天要跑上十多趟的毛坑，要醫，費用當然更大，不醫，是會死的，這兩方都會給人麻煩。身邊是一個子兒都沒有，從一早起便坐在案桌邊，眼望着那從窗口望出去的橢圓的小小的一塊天。喫過中飯又望，夜飯喫過也望，一直望得眼睛酸痛了纔去睡覺。

以後，我曾從監獄裏被開釋出來，一個主事者問我：「你覺得在這裏的感想如何？」我就微笑地回道：「我沒有什麼感想，我覺得這裏比外邊的有些地方好。這裏不耽心衣食，這裏很好！」在那主事者心裏，或者以為我在諷刺。其實，我確乎覺得那間暗房子裏的

生活，什麼都比監獄還壞些，我在那裏是孤獨，病苦，飢餓，以及比失戀還難受的「不能愛。」這些，監獄裏總還好一點。所以在我受了這重大的災難以後，我真不覺得監獄有更甚的不舒服。

曾記得托爾斯泰的一生，他所認為終身最恐懼的有二件事：一件是在斷頭台邊看殺人，一件是他童年時被襪母關在暗室中的時候。我起先不了解，到此我確實深深的體念着那暗室的可怕了。

正是那時候，我的堂兄因事到北京去，約有一二個月的耽擱，我斷不能等他回了之後纔走，於是我毅然的告訴了堂嫂。堂嫂是一個軟心腸的人，跟丈夫出門，已整整的六年不回家，她不免有若干思鄉病，既留不住我，又羨慕替我的可以回鄉去，當時確會陪着下了些眼淚，還給了我五塊錢當川資。五塊錢是最低的川資，然而她也沒有錢，而我，總還帶了些自負的傲性，騙她還有若干的錢在袋裏。其實我所有的是半個月的薪給，除開膳費和旁的用度，還不到一塊錢，祇是一些零碎的銅子就是了。

最大的問題是，我終究回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我不能耕作；讀書呢，沒有錢。可是那時祇想離開那暗室，到無論什麼地方去都可以。一句話，就是到比這稍稍光明點的地方去。抱了這勇氣，於是我又上了回上海的船。

上船時仍是一個痛肚子，二件行李，一瓶醬菜，一上船便蹣跚在統艙的格子鋪裏了。那裏仍是暗暗的一個船角，沒有空氣，祇是發霉的木頭氣，和人們的汗臭。可是代價還照樣是四塊錢，於是我就拿四塊錢叫茶房去買船票。

船票是買來了，同時也帶還一塊不能用的假洋來，他說這不能用，須得再掉一塊。我的錢，我知道不會假的，但我有什麼證據，我祇有把僅有的一元也拿給他。

「還要一塊錢的小眼吓，這怎麼辦？」我想。

「拿我動身來漢時新買的一頂呢帽作了小販吧！」我也這樣的打算。可是那茶房的一頂，卻比我的好，他不會要我這呢帽的。一句話，我沒有辦法。

我摸那塊假洋大抵總有幾百次，又放在手上頓頓，又吹口風，拿到耳邊去聽，我總想

牠不是假的纔好。我想做夢。

夜快了，其實尙早，大不了是下午四五點鐘，可是我那鋪位上卻已黑得很，一盞殷紅的電燈，在這環境下發不出什麼光，這時候我們夜膳了。我不想喫，可又不能不喫，這長長的一夜，要到明天的八點纔有飯。於是我拿出那醬菜來。飯是燥的，醬菜也是燥的，我的口舌又無味，說是喫飯，也不過像病人想望病好般喫着藥，可是一口兩口，第三口我真的喫不下了。我咽着。正在那時候，那茶房恰巧立在我的鋪位旁，他算是在預備添飯的。我以偶然的眼光看過去，他，我們這一位猶太，正在繃緊眉，閉緊嘴，還搖着頭。「這表情是在憐憫，或者悔恨吧？」我想。我立刻把眼光收了轉來。

這一夜我確曾做着夢，我夢見茶房把真的一塊銀元換還我。

一早，那茶房便裝着一副快樂而興奮的神情跑了來說道：

「到九江了，九江有一種可以混用假洋的地方，我給你去試試看。」

我把那假的遞給他。我想：「這回再不是做夢了。」

在九江是照樣的喧鬧，混雜，我卻確未覺得什麼，我不過在想我的真銀元，以及昨夜那茶房在打算還我的情狀。而且還想，那個猶太，大抵也從第一次雞叫起，一直聽見了五次的雞叫吧！

九江是過得很久了，那茶房還在忙這和忙那，故意把這不算事似的，雖常走過我身邊，總不把那事提起來。於是我祇得先問他。他略略呆了呆，接着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回道：

「噢！噢！那塊錢麼？我早已朦朧用出去了！」

他笑笑，從馬帶裏摸出那塊真的來。於是我就給他做了小賬，還運所有的幾個大銅子都給了他。

那時，真的在我身邊再沒有一個大，也沒有可以使我插腳的地方。然而我已看見過窗邊的微笑，以及那猶太把真洋變爲假洋，又把假洋變爲真洋的奇跡。這就是光明，我必得活下去，因此我就又冒險地登上一家旅館的接客馬車上，我沒有跳下人們所常去自殺的黃浦。

爸爸上園口去

黑 嬰

爸爸上園口去的時候，老是那麼個樣兒：烏綢祆子，帆布鞋，大褂子，腦袋頂上壓着一頂豆腐帽子。有的當兒他還要含了支低價的呂宋煙。搭了車，嘩地聲兒便走啦。鋪子裏，留下媽和兩個夥計。媽沒事幹也跑到外面來，就跟他們扯起話來。

——今兒不知道收得到多少錢呀？

——總有點成色的。

葉五那麼地回答。

——說不定呢。時世真冷淡得可怕，前年八月我記得還收了五百塊錢回來，去年就不同了，兩百還不足今年，咳！

太息啦。

我站在那兒楞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媽的臉子是憂鬱的。她的笑勁兒給我的印象真夠深哪！小的時候兒她老笑哇哇地逗着我玩，爸爸聽見了就：

——那麼大了還孩子似地！

那麼地笑罵她。

日子過得真快呵！那時候兒我還沒貨櫃子一半的高，現在差些兒趕上媽啦。

——十三歲了呢，明年讀中學了。

爸爸常常拿這句話對朋友和親戚們說。

——我要回中國去讀，爸爸，姊姊不是在上海嗎？我說。

——大了自然可以給你去的囉！

快愉地笑着。

可是，現在爸爸在車上。他熱得取下了腦袋上的帽子。車子筆直地向前奔馳，兩旁

是荒蕪的膠園，雜草長得高高地。

——唏！

那麼地他太息了一聲。

三年前這兒不是一百二百人天天彎了腰子工作嗎？本色的膠汁流着，流到玻璃杯子裏。看到那種景象可開心啦。

工人們到了發錢的日子全出市場上來：馬來人，爪哇人，中國人，全來了。

那年我十歲。

也在鋪子前面幫忙啦。

——收五角錢，亞珍！

爪哇人把一塊錢丟在櫃子上，「叮——」地一聲兒，怪響亮地。拿過來，我卻把它丟到抽屜裏去。便說：

——找五角，對嗎？

爪哇人也笑了。瞧瞧我，又瞧瞧跟在後邊兒的他自家的兒子。那小爪哇人有一對呆滯的黃眼珠子，赤着腳走了。

到了晚上九點鐘，鋪子纔上了門。爸爸笑迷迷地，「的的得得」地抹着算盤珠子。我假在媽的胸脯兒那兒；聽到爸和媽和氣地談着家務，不知道怎麼地我感到一種非常的快慰。

——郁珍在上海差不多要做冬衣了，明天寄給他一百元吧。你說，夠不夠？
那麼地對媽問。

——夠啦。女孩子那兒用得這麼多。

——你就常常看輕女的。其實不是一樣？

——大了要嫁的呀！

——那自然。

——那麼，花這許多錢，不是好了別人？

——嘻嘻管得這麼許多！

爸爸溫和地笑啦。就執起筆給上海的姊姊寫信。他問媽有什麼話說？她搖了搖腦袋；你說不是一樣意思？爸爸全懂得，便自家兒磨了墨，攤開了紙。

日子過得真快呵！那天兒我就睡在媽的胸脯兒那兒的；現在自家兒也差不多得到上海唸書去啦。

但是，現在車上的爸爸說：

——叫郁珍回來吧，真個負不起她的用費了。生意不好，還沒法兒的。看看愈久愈危險，到了連路費也籌不出來的時候那纔糟哪！

這麼一來我可沒機會了。

拐了個大彎，車子用八十度的速率向前疾馳。爸爸的頭髮有幾根白了呵。給顛揣着的身子微微累了。

中午纔到園口。

帶了本賬簿，那麼輕着步子去敲膠園經理的門。

——誰？

爪哇用人的聲音。

——我呢，你好嗎？

——主人嗎？他不在家！

——沒回來麼？

——對啦！

門砰地給關上去了。

便到別的主顧那兒去走了。——全用難看的臉子對着我的爸。

——要人的錢真不容易呵！

那麼地太息啦。

那天兒黃昏後，爸爸纔回到舖子裏。我們候着他喫晚飯。我瞧見他那副沉悶的神氣，

就心裏一陣淒酸；他是那麼地勞苦呵，做兒子的倒舒服地坐下來喫白飯，女兒一年拿七八百塊錢跑到上海去！

爸喫了半碗飯就放了筷子。媽喫不下去，我也空了半個肚子走開去。

——沒法兒啦！我想，夥計留一個得了，實在維持不了，這時候，唉……

爸悄悄地跟媽說。

——這麼也好。

——然而到底不是根本辦法。唉，根本辦法壓根兒就沒有！

真的，聽說三十萬那麼雄厚的大公司都突地倒了下來啦！他們也沒什麼法子！我有時從報紙上看到一些倫敦失業工人示威，世界經濟恐慌……許多我不十分了解的東西。

——這世界真離奇。

爸爸說。

爸爸也說離奇的，自然我更不懂哪。

葉五給攆走了。我低着小腦袋送他，我說：

——有什麼辦法呵！你會原諒爸爸的，是不是？可是，葉五，你不是說過嗎，你瞧着我嗚地生下來的，現在我這麼大了，你卻走了；哦，葉五呵！

葉五摸着我的後腦袋兒。沒有一句話，他提着那隻舊箱子走了，我擡起眼珠子，我們一齊滴下了眼水。

這印象給我海那麼深。

忘了問他往那裏去，他也從不給我一封信兒。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葉五是不是恨着爸爸？那天兒我求他的原諒，他一句話也沒說！

那麼地寂寞，那麼地沉悶呵！

鋪子裏怪冷清地。

過了一個月，爸爸又得上圍口去的。

搭了車。唧唧地聲兒走啦。老是那麼個樣兒：腦袋頂上壓了頂豆腐帽子，大褂子，帆布鞋，烏綢袄子。可是現在他連低價的呂宋煙也不吸了。

一九三三，七，十九，上海。

教師所講的故事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金仲華譯

我想，我們大概都還記得大戰剛爆發的那個夏天的美好的天氣。當時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一個村中當教師。近五十歲的年紀，斜着肩，眼光十分壞，我的不合於軍役是毫無問題的；這給我一種在人們面前異樣受歡迎的情調。美好的天氣，赤熱的原野，穀麥的收穫正開始，沉靜的夜間顫動着月的微光和陰影，而在這一切之中，極大的恐怖正在滋長，蔓延，有千萬個青年簽下了死亡證。這樣的夏的可愛和擴大到不可思議的人類的屠殺手攜手地並行，真是尖刻到無比的矛盾！

近八月底的一個晚上，我從家中出來走上唐司丘原。那大約是九點半的時候，在路上我遇見兩個舊日的學生，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靜默地立在一個舊石坑邊頭。他們擡起頭來對我道一聲晚安。走上了丘原的脊頂，我望見展開在兩旁的無邊的田野；堆積着的

與直立着的禾稈在月光下似塗上了一層黃金；遠處隆起着的灰青色的原野；與一叢叢樹的林子，在發光的天空刻劃出一個黑的輪廓。月亮的本身幾乎變成金黃色，看去正像燭着了會覺得熱的，從它發出一片光輝，照射在天空，地面，樹木，丘原，田家居屋以及下面流着的河道。在一個像我這樣的被底下展現着的兇殘的冷酷的殺戮景象所包圍起來的人，這一切似乎是一堆虛幻的存在。從這可怕的對比回醒過來，我想着佐·白蓋脫和蓓蒂·勞弗要稱作愛人實在還嫌太小一點，雖然他們的行徑頗有些像已沈在這種事情中的樣子。他們至多不會過十六歲，因為他們還是上年在學校中畢業的蓓蒂·勞弗是許多女孩中最優秀的一個——她又聰明，又活潑，又富有趣味的。她是村裏的洗衣婦的女兒，我常常想使她去洗衣實在不大適宜，但她已經在做着這事了，而村裏的情形若使不變動，她大概會一直做下去直到她結婚。佐·白蓋脫是在前面丘原底下的卡佛家田莊上作工的；這石坑恰好在他們兩個住處相距的中途。佐，一個好孩子，臉上許多斑點，頭髮櫻紅色，一雙碧綠的眼珠有時直射着人。

當我正立着的時候，他轉回來走向卡佛田莊；這底下過着我一生中永遠追悔的一刻。

他伸過手來。「分別了，先生，因為我不能再看見你。我已經入伍了。」

「入伍。但是，我的孩子，你至少還差着兩歲年紀呢。」

他苦笑着。「這個月我已滿十六歲，但我可以打賭我能裝成十八歲。他們並不拘拘的，聽人家說。」

天呵！這是怎樣的一種罪惡，戰爭！在這默然地平靜的月下，孩子們正趕着去作人爲的死亡的事業，似乎自然的死亡還不夠可怕的样子。而我們——竟只有讚頌它的餘地！呵！永遠永遠的我要詛咒當時阻止我去報告募兵官員以這孩子的真實年齡的心情。

回家時走過丘原的脊頂，在剛纔我看見她的石坑邊，我又碰見了蓓蒂這孩子。她的語氣很平平，但全身震蕩着。「他太偏強了，佐他只要什麼鑽進了他的腦子就想去做。我想不出他有什麼緣故要去，而且——而且離開了我。」

我在無可奈何中發出一笑。她見了，突然的說：

「是的，我太幼小了，佐也太幼小；但是他是我的男友，就爲這個緣故！」

爲這大膽的傾吐所驚懾，她搖着自己的頭，像驚怯的小馬般奔向一個樺林去，在樹叢中不見了。

佐就此出去了，我們不聽見他的消息差不多整一年。蓓蒂仍和她母親同住，爲村中人沉寂……

在一九一五年的九月，一個下午，我立在村裏學校的課室中，照常閒想着戰爭和它不解不決的局面。望到街對面一枝菩提樹的底下，我看見一個兵士和一個女子站立着。忽然那個兵士穿過街走向學校來了。當他剛跨進門道，我認出他原來就是佐·白蓋脫。「我覺得很歡喜見你。今天剛得到開拔令，明日上法蘭西去，此刻是告假出來的。」我覺得喉間被阻塞着，正像我們送一個熟識的年輕人第一趟出遠門時所感到的

「我有一點事情要告訴你，先生。蓓蒂和我在上星期已經成親了。」他走到了門邊，打着口哨。走進來的是蓓蒂，穿着灰青色的衣服，非常整潔，態度也很自然。「給他看你的條子，蓓蒂，還有你的戒指。」

那女孩把正式的字條拿出來給我，從這上面我知道他們已由一個戶口主事爲他們在××結婚了，用着真的姓名，然而不是假的年紀。她又脫去一個手套，舉起她的右手——上面戴着那神祕的圈兒。呵！錯謬顯然已經鑄成了，——要點破它也沒有用！

「什麼時候了，先生？」佐突然地問我。

「五點鐘。」

「我必須趕去。我的雜件用具都放在車站上。我能放她在此地麼，先生？」

我點點頭，走進了旁邊的一個小房間。當我回出來時，蓓蒂一個人坐在她讀書時常坐的椅子上，頭埋入攤開在墨污的桌面上的兩條手膀中間。我只能看見她的一頭黑的蓬髮和她小小的肩頭的抽動。佐已經走了呵！這正是全個歐洲的一般狀態！我重回到旁

邊的小房間，想給她一些鎮定的時間，但當我再出來時，她也走了。

第二個冬天又過去，比前冬更淒慘，更多流血，不盡的鎗彈轟擊更少和平的希望。薇蒂給我三四封信寄來的信，塗着些上下不接的感情生硬的句子，底下常簽着「你的愛哥，佐」。他們的婚姻在村裏被承認了。薇蒂正是當時極平常的事。但到了四月，他們的結合顯然還需舉行一次「祝福」禮。

五月裏的一個早晨，我恰走過勞弗夫人家的門前，順便進去問問薇蒂的近況。

「她快近月了。我已經寫信給佐。他許能請假回來。」

「我想這是不對的，勞弗夫人。我以為要等戰事過去了纔好。」

「大概你的話是對的，先生，但薇蒂擔心着他不好不知道。你想，她這年紀有孩子真是太小了。」

「一切事情過得這樣快呵，勞弗夫人。」我不敢再說下去。

一月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坐着做我的年給工作，忽然聽見有人敲門的聲音。開出去

一看，立在門外的正是佐·白蓋脫！「怎麼佐告假回來麼？」

「呵！我必須回來看她。我還沒有到那邊去過，——不敢去。她怎麼樣，先生？」

臉色蒼白而又污穢，似經過了一次極困苦旅行，他的軍服沾滿了泥土，紅色的頭髮四散蓬開着，——他看去真是一個潦倒的可憐的孩子！

「我有許多夜沒好睡了，想念着她，——這樣一個孩子，她還是！」

「她知道你回來麼？」

「不，一點都沒說起。」

他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在兩天後蓀蒂就生下了一個男孩。就在這晚上，天黑後，他來看我，神氣像非常的受刺激。

「她的真是怪事！」他說，「倘使我早知道這樣，我決不會做下來，先生，我決不會的。似乎做着的時候完全不覺得，做了下來知道這結果也太遲了。」

奇怪的是這年輕的父親所說的話，一直到了後來他的意思纔明白！

蓓蒂不久就恢復原狀，三星期後能出來了。佐似乎是請了長假，因為他仍舊不走，但我少同他交談，因為，雖然大家都還算熟悉，他見了我卻似乎有些怕怯，而對於戰事的談話，——沒有一句一個晚上我走出去，他和蓓蒂正靠在近河的一扇門上，——一個七月初旬的暖的夜晚，當桑瑪的戰役鬧得最兇的時候。在外邊地獄的門大開着，這裏是深沉的和平，寂靜的河流，懶弱無力的垂楊，與漸沉漸濃的黑暗；這兩個青年人臂挽着臂，頭緊靠着——她的短截的黑髮與佐的披散的紅髮膠住在一起，我留着心不去驚散他們。這是他最後的一晚，在他重被投入那洪爐之前！

這本來不是我的事情，須要我發生懷疑的，但我竟懷疑了好久，直到那可怕的一個晚上，當我正要上牀的時候，外面窗上響得很急，走下去開了門。我發見蓓蒂在外面，態度非常的惶急。

「呵，先生，快些來！他們把佐捉住了……我恐怕佐的請假有些錯誤，——那太長久了。我想他或者會因此發生麻煩，所以我去問皮爾·潘脫孟，二村裏的警官，現在他們

竟來把他捉住了，說他私逃。呵！我怎麼也不知道呵！

在勞弗家的門外，佐立在一羣衛兵的中間，蓓蒂奔過去撲在他的懷中。門裏面，我能聽見勞弗夫人和那伍長存理論，與小孩的哭聲。在寂靜的夜的村街中，充滿着初熟的穀的甜香，這真是一件殘忍的事情。

我和佐說話。他在她的臂抱中鎮靜地答着：「我要求請假，但是他們不許。我必須回來。我不能再顧到什麼了，因為我知道她心裏是怎樣的難過。」

「那麼你的隊伍在那裏呢？」

「在戰線上。」

「天呵！」

正在這時候那伍長出來了。「我是他的教師，伍長。」我說。「這可憐的孩子纔滿十六歲就去入了伍——他還不到年紀，你看——現在他又有了這樣的一個童婚妻和一個初生的小孩！」

那伍長點了點頭。「我知道，先生。」他含糊的答着。「我知道殘忍的事。但我必須帶他回去。他還須到法蘭西去。」

「這是什麼意思？」

「臨陣脫逃。」他粗野地說出。「壞事情！你能帶開這女孩麼，先生？」

可是佐自己把她的臂抱解脫，推開她一點，然後彎過身去，在她的髮上臉上吻了幾下，接着嘆了一口氣，他差不多把她擲在我的懷中，跟着那些衛兵直向前面去了。我還是留在黑暗的流蕩着穀的香氣的街中，那個驚惶無主的孩子在我懷中急跳着。

「呵！天呵！我的天呵！」她接連不斷地喊着。這真使我沒有辦法了。

等勞弗夫人把蓓蒂勸回屋中之後，這夜餘下的時間我一直坐着寫下關於佐·白蓋脫的事實的報告。我寫了兩份，把一份寄到他軍隊的總部，一份寄給在法國方面的他的軍部的牧師。兩天之後，我再將他的出生證寄了去。這樣我算盡了我的力了。底下的兩個星期我專等着回音。蓓蒂仍舊是驚惶無主。她的心裏大概覺着，是爲了自己的憂慮，倒

反把他送到了他們的手裏。總算是靠着有那初生的小孩，她纔免於瘋狂或自殺。就在這時候，桑瑪的戰役正咆哮得發狂，在英國、法國和德國有着千萬個婦女爲着她們的男子而晝夜驚惶。然而，我想沒有一個的心情是和這孩子相類的。她的母親，那可憐的婦人，常常到我的學校裏來，問起我得到什麼消息了沒有。

「即使消息是不好，」她說，「讓她知道了也好。那種焦急要害死她了。」

可是有一天我真的得到消息了，——一封信從牧師處寄來。見了是那裏來的信，我立刻塞在自己的口袋中，偷偷地蹣到河邊去，——心裏是不敢當着人面拆開這封信。蹲在河岸邊，背後靠着高高的草堆，我的手指震顫着將信拆了出來。

「先生：

佐·白蓋脫這孩子在今晨鎗斃了。我心裏憂傷着不得不將實情告訴你 and 那可憐的孩子，他的妻子，戰爭是一件殘忍的事情，真的。」

我早知道要這樣的。可憐的佐！可憐的蓓蒂！可憐的蓓蒂！我讀下去：

「我盡我的力量設法；你所報告的事實統提出於軍事法庭，他的年齡問題也經過一番考慮。但是，一切的告假都已經停止；他的請求也被斷然的拒絕；部隊是確實的在前線上，戰事正進行得很猛烈，——那個角上是處於非常險急的地位。私人的事情在這種情境下是完全不管的。——這律令絕無寬容的餘地。或許辦法應該如此，——我不敢說。但是我確乎爲這全部的事實而感到悲傷，法庭的長官也有些動情的樣子。那可憐的孩子似在昏迷中；他不願說話，不肯喫一點東西。真的，他們告訴我他在聽到了判決令之後僅說着：『我可憐的妻子！我可憐的妻子！』一遍又一遍。他在最後的一分鐘還是筆直地站着。」

他在最後的一分鐘還是筆直地站着！我能想到他的樣子，可憐的倔強的佐。私逃，但不是懦怯，天知道誰見了他的碧藍的有光的眼珠都不會相信這樣的。是的，千百萬顆子彈中的一顆，在整批的殺戮中算得什麼？正像柳枝上的一滴雨點落在河裏，流入海裏，——所以，這孩子，像千萬個其他的一樣，也倒在塵埃中。有一點矛盾，雖然，是他自己的一

邊殺死了他，而他的前去爲他們作戰和他們需要他的年紀實在還差着兩歲，他們竟將這個還差一月纔能做炮彈的合法食料的孩子殺死了！有一點矛盾，或許，因爲他還留一個兒子——留在這不可解的世界！但是像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當然不須含有教訓的意味——除非那生與死的旋律真的一些兒都不顧到我們任何人了！

青房間

英國格拉漢姆著
豐子愷譯

自然寄同情於人，這話在書中君見得多了，——而且大都當作新發見寫在書中；在全不知道自然對人的別種情形的我們，在三月中的狂風的那一天，當我和愛德華在車站的月台上等候新的家庭教師的來到的時候，風在白楊樹梢上歌嘯又啜泣，在其小止的期間，突發的兩點跳落到已蒙塵埃的路上，似乎是極當然而又適當的事。這個計劃，不消說是一個叔母因了她的一片好心而安排的，她以為在我們伴了先生從車站回家的途中，我們的羞澀而天真的孩子氣自然會解除，於是後來必定可以互相顯示其更堅實的性質，而從互相尊敬而起的永續的友情，可以堅固地建立了。但這只是一個美麗的夢——別無他物。因為愛德華預先悟到他將要碰着家庭教師的壓迫先鋒了，一向板着臉，口中只說極簡短的話，決心在禮儀許可的限度內，盡量地用消極的惡意的態度來對付

他。這樣一來，明明是要我做虛空的禮儀的傳言人兼包辦人了，但我對於這種事並不是那樣情願幹的；禮貌，招待，致辭，以及其他一切官僚式的事務，都是我所特別嫌惡的。當我們含怒而視那速度漸漸緩下來的火車的窗子的時候，我們的心中都好像大暴風的三月的氣候。

但人們往往誤將自己的地位判斷得特別艱辛；結果我們的會見先生，是一件容易而簡便的事。在充滿着一律的鄉下人的一個車箱中，先生很容易被我們認出。我還未曾說出一句用心考慮的文句，他的旅行皮箱早已交卸在行李車上，他的身體早已轉入那小街裏去了。我心中覺得輕鬆了一些，就在一同走路的時候舉眼觀看我們這位新來的朋友，記得我們所預想的，還要枯燥，學究氣，又嚴格得多。實則一副小孩子似的真摯的臉孔和粗率的鼻眼鏡——散亂的頭髮——一個像知更鳥的頭一般地常常急速地轉動的頭，和一個常常變出中音部聲的喉音——這都是很奇異而又新鮮的，但是一點也不覺得可怕。

他搖搖擺擺地向村中前進，忽而向這邊看，忽而向那邊看；「妙啊，」他突然這樣叫；「妙極了，愉快極了！」

我不曾預料到這種事，向愛德華舉眼，徵求他的同感，他正在把兩手插在袋裏，苦悶似地把眼睛看着鼻頭。他早已決定他的方針，想堅持到底了。

這時候我們的先生已用拳頭做成一個望遠鏡，正在其中眺望我所不能見到的事物。「絕妙的景緻！」他突然叫出；「十五世紀風的，——不對——唉，對的！」

我雖未至於喫驚，但開始覺得迷惑了。這使我聯想起了天方夜譚中的屠戶，這屠戶陳列在店頭的普通的截肉，在喫驚的民衆看來如同肢解的人體。這個人似乎在我們所看慣了的陳腐的環境中發見了最新奇的事物。

「啊！」當我們在樹列中間踱進的時候，他又突然叫出：「看那片田野——傍着沙墩的後面——那雨雲燕覆布牠，——完全像達微特可克斯（註：英國風景畫家）的畫——沒有一處不像！」

「這田野是農夫拉京所有的。」我叮嚀地說明，但他當然是不要求知道的。「我明天可陪你到農夫可克斯家裏去，倘然他是你的朋友；不過那邊也沒有甚麼東西可看。」

含怒似地跟在後面的愛德華，向我一看，似乎在說，「我們帶了這麼一個瘋子來！」

「這裏有真的田園的特質，你們這村子。」我們這位空想家繼續說道：「有了那可稱為古代藝術的遺物的田舍和農場建物，正添加了趣味，那便是使我們英國的風景那麼神聖而奇特的。」

這隻蚌蟻（註：因先生的態度像蚌蟻，故仇視先生的學生在背後稱先生為蚌蟻）到的確是一個贅累了。這些馴染的田野和農場，其中的一草一木我們都知道，據我所知，沒有一物可以冠用這類的形容詞。我對牠們從未想到過甚麼神聖、奇特等事。田野和農場——正是田野和農場，沒有別的我失望地推一推愛德華的肋旁，當作催他說幾句體面話的暗號，但他只是冷笑，依舊頑固。

「現在你可看見我們的房屋了。」於是我說；「那個人是西麗拿（註：愛德華之妹）」

正在牧場中追趕那驢子，——或許是驢子在追趕西麗拿罷？我不大看得清楚；但總歸是他們倆。」

他所說出來的，不消說是盡量的形容詞。「絕勝！」他又突然叫出：「何等融和而諧調！何等完全地安定！」（我從愛德華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正在想那一個可說是安定的。）「應該有很多的傳奇呢，你看，在那些古風的屋脊下面！」

「你講那些屋頂房間嗎？」我說，「那裏面有許多的舊的家具；其中有一間大概堆塞着蘋果；有的時候蝙蝠從屋簷下面攢進去，在那裏飛舞，直到我們走上去，用毛板刷等物趕牠們出去；但我知道其中並無別的東西。」

「唉，蝙蝠以外一定還有別的東西呢，」他叫道。「不要對我說那裏面沒有鬼怪。固然那裏面沒有鬼怪，我將大大地失望了。」

我想這話沒有回答的價值，我覺得自己實在不配參與這種會話；加之我們已經將近到家，到了家我的責任可以完結了。愛麗碩叔母在門口迎接我們，在繼起的形容詞的

十字砲火（註：大人們初會面時的客套語，形容詞用的很多，像十字砲火四散迸出一般，故云。）中——叔母和先生立刻談話起來，照一般大人的習慣——我們兩人就逃開，轉到屋的後面，立刻在我們與文明之間設了實足數里的間隔，因為恐怕被呼進客室裏去喫茶。等到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剛纔接進來的新客已經上樓去換正餐服了，至少在明晨以前，我們不落在他的掌中。

三月的風在日落的時候停止了一歇，到這時候又陣陣地猛烈起來，我雖然在照平日的時間就寢，但到了夜半模樣，被風的強力的號聲所喚醒了。皎皎的月光中，迎風的樹枝微妙地在簫簾的那面飄蕩搖曳；煙囪裏有轟然的音，鍵穴中發出吹口笛似的嘯聲，到處有騷擾和呼號的聲音。睡覺已經談不到了，我就在牀中坐起身來，向四周顧視。愛德華也起來了。「我正在疑慮你到甚麼時候醒覺呢，」他說。「在這種時候，想睡覺是無用的了。我說，我們起來做些事罷。」

「好的，」我回答。「我們來做海中的漂流船罷。」這自然是在烈風之下的這老屋

的呻吟聲所提示我的，「我們可以漂流在一個島上，或者殘剩在一隻筏上，任你選那一種；但我自己最歡喜島上，因為那上面可有許多東西。」

愛德華想了一下，否定我這意見。「那太嘈雜了，」他指示出來。「做船長沒有趣味的，除非你很棒船。」

戶聲一響，一個穿白衣服的小巧的姿態悄悄地走了出來。「我聽見你們在說話，」夏洛德說。「我們不歡喜這天氣；我們很怕——西麗傘也是這樣。她就要到這裏來了。她正在穿她那很得意的梳妝服。」

愛德華兩手抱着膝，深深地思考，直至西麗傘來到，她赤着足，穿着新的梳妝服，樣子瘦削而細長。「噲，」於是他叫道：「現在我們都在一塊兒了，我說，我們出去探險罷！」

「你只管歡喜做探險，」我說。「在這房子裏，到底有甚麼東西可以探險呢？」

「餅干呀！與致勃勃的愛德華說。」

「好去罷！」哈洛爾德忽然坐起身來，表示贊同。他在一直以前早已醒覺了，但恐怕

我們要他當甚麼苦差使，所以假寐着。

如愛德華所記憶，我們家裏的疎忽的大人們有時把餅干遺落在各處，的確是事實，這在有鋼鐵一般的勇氣的夜行的冒險者，是一種獎品。

愛德華從牀中跳出，在他的裸着的腳上套上一條有袋的舊褲子，然後用一條皮帶纏住了，他在這皮帶的一邊插入一管大的木製的手鎗，另一邊插入一把舊的木刀；最後他戴上一頂大的闊邊帽子——這帽子本來是一個叔父所有——我們常常戴了作「孟福克斯」註：Guy Fawkes 為英國歷史上有名的火藥陰謀事件的犯人。英國少年於每年十一月五日用稻草作 Guy Fawkes 的像，攔了在街上跑，以為遊戲）和「查理二世在樹上」註：也是一種歷史的遊戲」的遊戲的。愛德華不問旁邊有無觀者，總是常常盡力地用了注意和良心，而裝扮得十分配合於他所當的角色；而哈洛爾德和我，真是依利薩伯王朝的優伶，只要真的演劇的精神充分表出，關於劇中的裝扮就不以為念了。

〔註：英國依利薩伯女王時代的優伶，專重演藝，對於衣裳及背景等全不講究。〕

於是我們的司令官就吩咐我們要同墳墓一樣地沈默，又關照我們，愛麗碩叔母常常開了門睡覺，我們的隊伍必須通過她的門口。

「但我們可以從青房間走近路呢，」謹慎小心的西麗拿說。

「真的，」愛德華贊同地說。「我到忘記了這條路。那麼，去你領路罷！」

所謂青房間，是有史以前（註：極言其早）用了一個餘多的廳下面添造的，所以不但有兩扇門的便利，又可使我們不經過我們的醒目的叔母所巖伏的房間，而達到扶梯的頂上。這房間除了偶然有一個叔父下來住宿一夜以外，難得有人居住。我們的隊伍靜無聲地進了進去，那房間中全部黑暗，只有地板上一條明亮的月光，我們必須經過了這條月光而走出去。我們的引導女優西麗拿走到這條月光的地方，特地立停了，乘這機會來打量她的新的梳妝服的掛幅。對此十分滿意，她又前進，依照貴婦人的腔調，擺方步裝姿勢，在這斑斕的月影中同一個假想的對手演了一回跳舞。這使得愛德華的演劇的本能不可自制，留佇片刻，他就拔出他的木刀，用了適合於這場面的刀法，而跨上舞台去

了。（註：即去同西麗拿對演，並非真有舞台。）繼續演出規定的格鬪，其結果，西麗拿漸漸地假裝被刺殺了，她的死骸由那殘忍的騎士從房間中背出去。我們其餘的人歡喜跳躍，裝腔作勢，擠成一團而跟了出去；這演劇的特有的魅力，在於其必須用默劇的最沈默的手法演出的一點上。

一走出到了黑暗的梯頂上，聽了外間的狂風的騷音，覺得我們剛纔的沈默太過度了；於是我們竟像登阿爾卑斯山的人們在危險的場所用繩索把各人的身體結住一般，互相牽引了睡衣的後幅，大膽地走下梯步的岩石，穿過了廳堂的凜冽的冰河。（註：所謂岩石，冰河，皆比擬登阿爾卑斯山。）來到了客堂的半開的門中所發出的隱隱的微光，似可親的旅店的燈火一般地在招呼我們的地方。走進客堂，看見我們的浪費的大人們遺棄着一塊通紅的火種在那裏，一經培養，立刻變成陽氣的火簇；還有餅干——滿滿的一盤——裝着一種鼓勵的神氣而對我們微笑，其旁邊放着一只對剖的檸檬，已經榨過，但尚可吸取。那餅干被公平地分配了，檸檬的切片在各人口上移行；當我們圍住了火爐

躡着火的和竊的暖氣正在撫慰我們的赤裸裸的手足的時候，我們實際地感到這種種的夜的冒險，決不是白辛苦的。

「說也奇怪，」當我們閒談的時候，愛德華這樣說，「在白天我何等討厭這個房間。牠似乎常常在要我們洗臉，要我們梳頭髮，要我們說可笑應酬的話。但今天晚上牠真是愉快。樣子似乎不同了。」

「我真不解，」我說，「人們爲甚麼到這裏來喝茶。他們倘要喝，儘可在自己的家裏喝，——他們不是窮人，——同時可喫菓子醬和別的東西，又可在盆子裏喝茶，（註：孩子們喜把熱茶放在盆子裏喝。）

「舐着手指頭，自由取樂；但他們偏要遠遠地走到這裏來，兩腳不插在椅子關裏，挺直了腰坐着，（註：孩子們坐時喜把兩腳插入椅子關裏。）只喝一杯茶，又每次談着同樣的話。」

西麗拿輕蔑似地冷笑。「你全不懂得，」她說。「在社交界，人們必須互相訪問。這是應當做的事。」

「嘿！你又不走進社交界，」愛德華叮嚀地說；「況且你是決不會進去的。」

「那裏？我總會進去，」西麗拿覆他；「但我不請你來訪問我，你記着是了！」

「你請我，我也不來，」愛德華悻悻地說。

「放心，你不會得到這種機會，」我們的姊姊（註：就是西麗拿）接上去說，明瞭地說出最後的一個字。在這些短簡的愉快的對話中，並無激情，這正是——如我們所知——禮儀的會話的骨子。

「我不歡喜社交界的人，」哈洛爾德正在挺直了手腳躺在長椅子上——作一種白晝看見了很難為情的樣子，——插嘴說道。「今天下午這裏也來了幾個人，那時候你們兩人已經到車站去了。啊，我在草地上找到了一隻死的小老鼠，我想把牠剝皮，但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剝法，這時候他們走出到庭中來，摸我的頭，——我但願人們不要這樣，——其中有一個人教我採一朵花給她，不知她自己爲甚麼不會採；但我說『好的，請你給我拿一拿這隻老鼠。』她叫起來，把老鼠丟掉了；奧格斯德（那貓）就把牠捉住，銜着

逃走了。我知道這小老鼠本來是牠所有的，因為牠曾經似乎失了物一般地在四處尋覓，所以我並不恨牠；但不知她爲甚麼要丟掉我的老鼠？」

「小老鼠這東西，你要當心呢，」愛德華想起了這話；「那些東西很滑溜。你記得麼，我們有一次在鋼琴上玩弄一隻死的小老鼠，那老鼠是魯濱孫，鋼琴是一個島，不知怎樣一來，魯濱孫跌進島的裏面，翻落在機械中了，我們用了耙子和種種東西，也拿牠不出來，終於教修琴師來拿。隔了一星期多纔拿出呢，於是——」

早已在頹然地打瞌睡了的夏洛德，到這時候滾入了火爐的鐵格子中；我們陡覺得狂風已經停止，家中一切被包圍在沈默中了。我們的空牀似乎頻頻地在那裏招呼我們；當愛德華宣示散場的時候，我們都很快活。走到了梯子的頂上，哈洛爾德突然改變態度，力爭他應有滑下自由國的欄杆（註：扶梯的欄杆毫無阻礙地橫在空間，比方牠在自由國中）的權利。環境的情形不許我們議論；於是我就提出「蛙行」。（註：Frog's marching. 一人俯向如蛙，四人擎其手足而運行的一種遊戲。）他依法被蛙行了，哈洛爾德的身體

水平，手足跛軟，順從地被四人擊住了，這一團人悄悄地通過月光照着的青房間而去。

後來我攢進在被窩裏了，正欲入睡的時候，聽見愛德華忽然帶着笑聲如吟呻聲而叫起來。

「哎呀！」他說；「我竟完全忘記了。新來的先生睡在青房間裏呢！」

「幸而他不會醒覺了起來捉我們，」我帶着睡而含糊地說；我們兩人就不再想起關於這事的別的問題，而隱入酣睡中了。

次日早晨，我們下樓來喫早餐，爲了新的艱難（註：即將受新先生的督課。）的襲擊而胸懷緊張了，但看見了昨天那個饒舌的朋友——他的來到食堂也很遲——異樣地沈默，又其心（顯然地）爲別的事所佔據，我們覺得很驚奇。喫完了麥粥，我們跑出去餵兔子，告訴牠們，現在來了先生這傢伙，將阻礙牠們的快樂，使牠們不得如以前一樣地常和我們一塊兒玩耍了。

我們在嚴定的讀書時間回到屋裏，看見火車站上的馬車載了我們的新朋友而從

馬車道（註：即從廳堂至大門口之間的大路）上向外消失去，大嘆一驚。愛麗碩叔母板着臉默默不語；我們偶然聽見她說，她想來那個人一定是有瘋狂病的。對於這一說，我們巴不得讚同，此後這事件就全部從我們的念頭上消去了。

過了幾個星期，偶然托馬斯叔父因要事來訪，從他的袋中摸出一冊最近的週刊心靈研究：幽界雜誌來；鄭重從事地說出一件很不可思議的趣話，這話顯然是關於我家的。我們帶着習俗上所應有的勉強的笑顏，忍耐地聽他說述，又希望探求這趣話的根元，後來知道牠是在於一段詳細地描寫我們的粗陋而平凡的住居的記事中。「第三例」這一段記事這樣開頭。「下面所述的顛末，是本會中一個的確忠實而認真的青年社員所報告的，而且是最近所經驗的事實的記錄。」其次是關於這家屋的非常精確的記述，連毫釐無差的詳細點都寫出着；但此後繼續寫着的是一大篇關於幽靈出現，夜中的訪者一類的無意義的謠說，其筆法中表示着一個有病弱的想象而心神錯亂的人的態度。這作者又並非獨創的。所寫的都是舊的材料，——夜中的風暴，幽靈出現的房間，白衣的女子，

兩次的殺人，等等，——在多數的新年紀念號中，早已寫得陳腐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這事的來由，及其對於我們這閒靜的住宅的關係；然而最初就懷疑那個人的愛德華，竭力的主張說我們的極短時間的家庭教師，一定不免站在這事的後臺。

格拉漢姆 (Kenneth Grahame, 1859—) 是英國著名的少年文學作者，深解少男少女的心情，能把讀他們的見解，加以特獨的想像力，而委曲地描寫他們的生活，故其作品最宜作少男少女的讀物。他的著作集有 *The Golden Age* (1885), *Dream Days* (1888), *The Wind in The Willow* (1895) 等。現在我所譯的音譯，便是 *The Golden Age* 中的一節，但能獨立為一短篇。此篇中所描寫的，是大人們的世界與少年人的世界的隔閡，和因這隔閡而起的可笑的事件。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記。

新先生

法國都德著
徐聲越譯

自從阿梅爾先生去了。我們小學堂異情形大變。在阿梅爾先生時候，每天早上到校總有幾分鐘的寬裕。大家圍住火爐把凍僵的手指暖和一下，撲去了身上的雪。各人拿出袋裏的東西來互相傳觀，款款的說着話。這一來，好讓住在村莊盡頭的人趕得上禱告和點名。現在全兩樣了。須得準時到校。那德國人克羅茲，我們的新先生，不和你開頑笑。一到七點五十五分，就站在講臺上，他那根粗的手杖放在身旁，誰遲到誰倒運。因此老是聽到小院子裏急急忙忙的脚步聲，和氣喘吁吁的聲音在門口喊「到」。

對這個可怕的德國人沒有理由可說。不給你說：「我幫母親拿衣服去洗……父親帶我上街去了。」克羅茲先生什麼都不要聽。可說在這個外國人看來，我們都是沒有房子，沒有家的，生下來就手裏拿着書當小學生的，生來是爲學德文和喫棗的。啊！開頭我喫

的棒可不少。我們的鋸木場離校很遠，冬天天亮又遲！每天晚上回家時，手指上，背上，無論什麼地方總留着許多紅印，末了我父親決計把我寄宿校內，可是在那裏又有許多苦處。那些寄宿生，在克羅茲先生之外，還有克羅茲太太管着，她比他更狠。還有一班小克羅茲在樓梯上趕着你喊「法國人都是畜生，都是畜生。」幸而到星期天我母親來望我們時候，常帶了些食物來，那裏一班人都嘴饞得很，所以把我看待得還不錯。

有一個學生我最可憐他的，名叫嘉史巴艾南。他也睡在樓上的小房間裏。他父母去世了兩年了，他叔父是開磨坊的，爲省事起見，就把他送在校裏。他來的時候是十歲的一個大孩子，看去有十五歲了。他鎮天在田野裏跑慣了的，從沒有猜到過人得讀書的。因此，初來的時候儘是哭泣抱怨，和小狗被繩子縛住了一般；可是他性情很好，兩隻眼睛像小姑娘的一般溫柔。虧得我們舊時的老師阿梅爾先生有耐心，居然把他馴服了。有時他到四周散步，就放嘉史巴去小河裏弄水，大太陽底下去曬他的黑臉兒，他感覺到置身在曠野之中，快樂極了。克羅茲先生一來，完全改了樣子。

可憐的嘉史巴，學法文已經煩難透了，德文簡直一個字都學不上來。也常花了好幾點鐘在一個動詞變化式上，看他雙眉緊聚，覺得還是忿恨的分兒比注意多些。每上一課，總是老戲開場：「嘉史巴，艾南，站起來……」艾南擺着嘴站起來，在書桌上搖擺了一陣，一句話沒說，又坐下了。於是先生動手就打，不給他喫飯可是並不能使他學得快一點。晚上上樓房時，我常和他說：「嘉史巴，不要哭了，照我樣子做。既然那些人比我們強有力，你就學些德文也罷。」但是他總是這樣回答：「不，我不要學。我要去了，我要回家去。」這是他的老主意。

他初來時那種沮喪的情形，來得更利害了，早上天纔發光，我看他坐在牀上，兩眼發直，知道他又在想着此時正開始動了的磨坊，和小時一直在裏邊亂闖的清澈的流水。這些事情老遠的在招引他，先生的殘暴舉動，不過使他愈向着家裏，完全造成他的野性能了。每回喫過打之後，看他兩隻藍眼睛裏迸着怒氣，要是我做了克羅茲先生，我真怕他這副神氣。可是克羅茲那魔鬼什麼也不怕。打過了，餓；他還想出關牢的方法來，嘉史巴幾乎

不再出牢了。可是上星期天，他關了兩個鐘頭的牢，放出來了，先生帶他和我們一起到村外的公共牧場上去。

天氣好極了，我們盡力往樹林子裏亂跑，寒風吹來非常爽快，令人聯想到流冰積雪的光景。嘉史巴時常獨自一人在林邊攀條折葉，自管自頑耍。到我們整隊回去的時候，嘉史巴不見了。大家一路尋一路叫。可是他逃了。這時的克羅茲先生纔生氣咧。他的肥臉兒漲得赤紫，說話裏夾着許多德國人的粗話。我們卻很快活。於是把其餘的學生都發放回去，帶了兩個大的，我和另外一個，一同向艾南的磨坊走去。天夜了。一路人家都已關上門，圍住火爐，受用星期天的好夜飯。一線小小的燈光在路上移動過去，我想這時候人家該已經回家喫飯了。

艾南家裏磨坊已經停工，柵門關上，所有的人 and 牲口都已回家。一個孩子走來開門的時候，那些馬都在稻草堆裏擾動，鷄埘裏一片翅膀亂撲和驚叫的聲音，彷彿這一般小傢伙都認識克羅茲先生的。磨坊裏的人都在廚房底頭的桌子上。那是一間很暖 and 光亮

的廚房，從鐘擺以至鍋子一切都亮澄澄的。嘉史巴坐在艾南先生和他妻子中間，滿臉生春，直像一個受人憐愛的快樂孩子。

不曉得他造了些什麼在大公的紀念節，拿德國人的假期，解釋他歸家的理由，家裏人正在忙着給他接風。嘉史巴一見克羅茲先生，四邊亂瞧，想找一個門口逃跑，可是那先生的大手已搭在他肩頭，一分鐘以內，就把他逃跑的情形告訴了他叔父。那時嘉史巴仰着頭，不是那小學生做了錯事被人抓住時候那種惶愧的神氣了。他向不大講話，這時卻講起話來了。「是的，我是逃跑的，我不願再到學堂裏去了。我不要學德文，那種強盜兇手講的話。我要和父親母親一樣說法國話。」他渾身發抖可怕極了。

他叔父向他說：「閉上你的嘴，嘉史巴……」可是止他不住。克羅茲先生冷笑道：「很好……很好……讓你說……我們帶了警察來找他……」桌上恰好放着一柄大刀，嘉史巴拿在手裏做了一個可怕的勢，把先生嚇得往後退：

「好！你去把你的警察帶來。」那時他叔父慌了，撲上去把他手裏的刀奪了，這情景

纔可怕咧。嘉史巴老是喊着：「我不去……我不去！」人家把他網得結結實實的。那可憐的孩子咬着牙齒，滿口吐沫，喚他的姑母，她已經渾身發抖哭着上樓去了。一面套起板車來，他叔父請我們喫飯。我呢，絲毫不餓，這也可想而知的；但是克羅茲先生就坐下狼喫，那磨坊主人對於嘉史巴向他和德意志皇帝陛下口出惡言，不住的謝罪。他們見警察多怕！

回去的情形真可憐！嘉史巴躺在車底稻草上，彷彿一隻生病的羊，一言不發。我猜他一番憤怒哭泣之後，疲極而睡了。我又想着他光着頭，沒穿大衣，不要受寒；但是怕先生不敢說什麼。兩點落下來很冷。克羅茲先生把他的皮帽子拉下來遮住耳朵，嘴裏哼着曲調，趕馬兒上前。天上的星光在風裏亂閃，我們向着冰凍的白路上前進。離開磨坊很遠了，磨坊水門的聲音一點聽不到了，一個微弱而帶哭音的哀戀的聲音從車底出來，那聲音用阿爾薩斯的方言說：「克羅茲先生，放我去罷……」聽着真傷心，我眼裏眼淚要進出來了。克羅茲先生很好惡地一笑，依舊唱着歌兒趕他的馬。

過了一會，那聲音又來了：「克羅茲先生，放我去罷……」老是那個低弱，溫和而差

不多是機械的聲調。可憐的嘉史巴！人家以爲你背祈禱辭呢。

末了車子停住了。已經到了。克羅茲太太拿着一盞燈等在學堂前面，她對於嘉史巴、艾南十分生氣，很想打他一頓。但是那個德國人止住了他，帶着奸惡的笑容說：「我們明天和他算帳：今天夜裏，殼他受了。」啊！是的。那可憐的孩子已經殼受了。他牙齒發熱，渾身亂抖。人家只好扶他上牀睡覺。我這天夜裏也覺得身上發燒；時時覺得在車子上顛簸和聽到我那可憐的朋友柔聲說着克羅茲先生，放我去罷！

● 阿梅爾先生 (M. Harvel) 即最後一篇裏的漢麥先生。

情書

日本久米正雄著
乘 珍 譯

一

有一個家住小石川名叫桑田的常常寄信到佐治這裏來，這事就成爲同室人們的間題了。我們雖同是高等學校的寄宿生，對於戀愛幻想是有的，卻並無把戀愛當作罪惡看的那種豪健的風氣。所以就說成間題，也並不要想去忠告佐治，或譴責佐治，只光是由好奇心而想知道：——對手是怎樣的一個姑娘，寫些什麼話放在封套裏罷了。這信究竟是否情書？實在也不知道。唯一的把柄，就是比之普通信札，常常分量多些，（常貼六分郵票）信封上的筆跡總似乎像是女人冒充的男子筆跡，要之也不過是一般情書所常有

的特色罷了。

投

資

通常宿舍裏，信件是要先一總送到事務室去，然後由各齋的校役，分送到各室來。當校役把第一回的信送到佐治這裏來時，恰巧佐治不在。既然本人不在，那末就由同室的人替他收下，在送信簿上代蓋了章，校役也很滿足地別轉了頭走出了。那時是我收的，我由一時的好奇心，就翻轉信背去讀「小石川桑田牛」這種纖細的署名。我是相信直覺的人，覺得表面看去毫無有什麼的桑田生名字之中，有着什麼異樣的空氣在醞釀似的。於是又記起佐治前星期日到小石川的水道町去探看友人的事來。這記憶閃電也似地和這封信結合，就在其間造成了有意味的連繫。

於是我又想到：佐治那天回來，不是說在友人那邊玩紙牌很快活地過了一天嗎？是呀，他所說的樣子看來，光景有好幾個人，其中當然有一兩個是女的，況且佐治是眉目清秀的人啊！——我常有這種脾氣，喜歡把一樁事情這樣儘可能的立了層次，加以推測。再把那封淡黃紫色的信，拿起又放下，驗着重量。後來覺得自己的想像太任意了，自己也感到有點蠢笨起來，就把這封信丟在思想圈外，拿了帽子，要到運動場上去。當走去時，

忽地那封信又來惹自己的心了；回顧去一看，信卻靜靜地放在桌上，我把他改放在佐治的案頭，這纔真的出去。

我已忘記那封信了。然而到夜飯後，大家都聚在室內時，一看到遲遲從圖書館裏回來的佐治，忽地又想到了。

「佐治，你有一封好的信呢！」我走到他的桌旁，囁囁地說。然後很留意地偷看佐治。「這樣嗎！」佐治輕輕回答一聲，毫不關心地，拿起那封信來臉也不紅，舉動也不慌張。不知怎麼，我感到自己的期待落空了的失望，和說不出的微微的羞愧，就默默地回到自己案頭來了。雖已回來了，但這疑團，終究不解，那時腦裏還留着模糊的已褪去的推測的殘象。

二

過了兩三天，桑田生的信又來了。這回是大家都在室內，佐治默默地從校役手裏接

過信來，我很留意地注視着他的舉動。祕密地在注意這種事情，就是自己，也決不能說是不羞愧的；然而當與致勃勃的時候，總不能不這樣了。

接到信後，佐治的態度，也沒有異樣的地方。在清秀聰明沉默照常的佐治，信也不拆，暫時靜悄悄在看邁爾通史。但過了五分鐘光景，使絲毫不像故意地（在我是覺這樣）走出去了。這時，他還喃喃地說：「廁所裏很暗，要買蠟燭纔好。」我聽來總像什麼特意分辨似的；而且推想佐治在那邊私下看那封信的情形。可是也並沒有跟了他後面去看的興味來鼓動自己，我只是想像罷了，而且光是想像已覺滿足了。想像，不使他發展到事實而藏着，倒反是幸福。——那時我曾這樣想。

總之，我是一聲不響。

以後，信是重疊而來，同室的人，也已留意到了。最先嚷出來的是山口，他用了照例輕快的態度對大家這樣說：

「有點靠不住啦！非把對手查出，叫佐治求饒不可！」

「我也注意了好久了，佐治是很周到的人，難以捉到把柄啊！」我附和着。

「總之，是靠不住！瞞了我們在做這種事情；第一，是有傷同室的和平。」

「很是妬忌呢！」不知那個，聽到山口故意擴大起來的憤慨，從旁取笑。

「倒並不是妬忌，因為若真的有戀人呢！那末以同室全體來祝賀佐治，也是我們做朋友的情誼囉！」

「下回有信來，一定要探究探究他的對手；他會得瞞，我們也有辦法。」

這時除佐治外，幾個室友的談話，已進展到這等地步了。可是佐治自己，像完全不知道我們由信的內容和想像的內容而起的動搖，依然維持着沉靜的臉色。

三

在這等情形之下，已過了將近考試的忙碌的四五天。我和山口，也不甚去理會佐治情書的事。但是，有一天，這是極偶然的；除了有在圖書館裏用功的脾氣的佐治外，同室七

人，一起都在那裏的時候，一封桑田生的信，落到山口手裏了。當老校役推開門說「佐治君信」而進來時，山口便以預期的緊張態度接了下來。

「喂，諸君！」接到了信的山口用平日輕快的調子，靠在桌旁叫起來了。大家以為山口又要來弄什麼鬼戲了，都注視他。其中有的準備了微笑等待着；只有坐在角落裏的阪谷君，洗了臉作出「又來了」似的神氣。

「我代表全室，提出緊急動議！這不是別的就是這封佐治君的信囉！我主張要拆開來看！一看，想來一定是美麗的姑娘寄來的情書吧！倘若不是呢，那末我就成了無故拆他的信了！若萬一是呢，那末我的動機，除探究他的戀愛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意思，請諸位替我作證人！」

同室的人們也有對於他這種自講自聽的道理付了一笑的，但都什麼不說只是大家看着吧了。

「好！就這樣幹吧！我也幫助你。」我覺得非常有趣，贊助山口的言論。別的人都默默

地像要避去做負責的當事人，而作無責任的旁觀。臉上都漲滿了狡猾的興味，他們不願走近山口身邊來，只遠遠地等待這問題的進展。結果，這拆信的實行，只好由我和山口兩個人去做了。

山口爲了要扯開信封，細細尋覓了封口處的空隙一會；不覺吐出失望的聲音。於是由我接了過來。我感到實際的責任，也像跟了信封同時轉嫁於我身上了。但玩惡作劇的一種快感，從背後唆使我。我拿了信走到校役房裏去，把信的封口，放在那邊大開水盪熱氣騰騰的嘴上，仔細地潮了紙，直到熱氣把糊化了，費了好多時候。及一到看見信封的舌，緩緩地離開來時，兩人開心得要叫起來了。

兩人走攏了把信紙從信封扯出來看，是蜜蠟色的文雅的西洋信箋。那信紙同夏天蔴紗手帕一般，有淡淡的香氣發散出來。山口和我，這時先以滿足的臉，互相望一望。

「果然是哪！」

一聽到這聲音，淺沼和高田他們，從屋角裏走來，以從別人肩頭上張望寶物似的姿

勢，圍攔來了。

阪谷果然仍舊不立起來，但也不禁要擡起腰，從大家身子間的縫兒裏，偷望這淡黃色的信箋。及被我看見時，立刻又放下了腰，裝作與彼無關似地，在翻閱講義了。但他那常常舉起來望的烏黑的眼睛裏，可以知道他的心思，也一樣注在信上面。

「這傢伙不配真了不得！」山口這樣說了一句，就朗讀那封信了。

「昨天你回去之後，就和阿哥談論你呢！這時的阿哥，對我非常和藹，而且還問起我和我的磋商已進展到那裏了！我未曾照你所叮囑，什麼都說完了，請你恕我！因為不能不說的，而且想來還是說的好啦。經我再三說了之後，阿哥也說『這倒好的』，很開心地答應了。我在和阿哥這樣談天時，心裏清楚地回想那時的事情。我在那時，就是給你手碰一碰的心思都一點沒有，但是後來竟做出這種事來。我很擔心，你不要以為我這樣女子是做戲的好手呢！真的啊……」

一張信紙已完了。山口好像如果再讀下去便覺罪孽太重似的。

「到這裏算了吧。」這樣說了便把信紙照舊的四摺折好，但折好之後，似乎重新記起，展開最後一張，看一看女子的名字。那裏和信封上同樣大小地寫着「芳子」兩字。

「芳子嗎？沒趣的名字哪！」山口像不能不加一句批評般說。但誰也沒有笑他。

以後，大家都默默地在想這信的處置法。山口臉上，也露出一種什麼罪孽似的苦痛神氣。讀信時的緊張，已弛緩了。所剩的只是後悔似的意識。我也失了預料微實時的快感，那看了不該看的東西的羞愧把自己的臉紅起來了。

「呃！這樣，信是總算已照原了！」山口已用漿糊把信舌封好，環顧了大家變色的臉，申明似地說。大家都默默對那照送來時原樣的信封看。

「怎樣呢？說不定還是對佐治講明好囉！比之日後他知道我們私下拆看他的信。」

我一面說，一面拿起信來檢視，見封口上有着原來沒有的淺淺的兩條皺紋，這是我非常不安心。於是再改說：「佐治君瞞着我們做這種事情原是不對，但是把信拆過了呢再去批評他也不對。我們總不該拆信，究竟怎樣好呢？」

大家這時都有這種感想，都一聲不響。

過了一刻，山口開口了！

「那末這樣吧！我們先問問佐治君：『這信是那裏寄來的？』若佐治老老實實說出來了，那末我們也一一自首向他謝罪。若佐治說假話，那末我們也只『這樣嗎』地敷衍好了這樣辦罪孽要減輕一半吧！」

這種理論，看來非常得當；大家不消說都覺滿意而開心，於是留在心中的是一種安心似的快味。

那封恢復了原樣的情書靜靜地被放在佐治的桌上。

四

經過兩三點鐘，喫過了嘈雜的晚飯後，佐治照常臉孔靜靜地白白地回到室裏來。本來在對面角落裏談什麼的淺沼，一看見他，立時默住了。我表面裝出對於佐治完全無關

心似的；但暗中卻不絕地以敏銳的注意，顧着山口和佐治的態度。

當佐治將到未到桌子邊的時候，潛在窗口的山口叫喚了。我把那時山口絲毫看不出做作般的聲調，驚歎了聽着。

「佐治君有信來咧！近來常常有他的信，到底是誰？」

「座肅然了，——我感到。但接着的一剎那間，我已清清楚楚聽到佐治從容地這樣說了。」

「毫無有甚麼，是小石川的朋友寄來的！」

「這樣嗎？那就算了！」

「爲什麼？」佐治略帶了笑容問。

「沒有什麼。」

這樣說的山口，颯的向我方面一看。我不禁有意味地去看他那有什麼懇求似的笑容；容又想捉住周圍各人臉上所表現的表情，把眼睛打了一個圈子。然後合着眼試想自己

的內心，覺得雖有着和虛偽相應的虛偽安心，總未免有一種寂寞的叱罵在遼遠地襲來。

我靜靜地回頭，再去看那要笑似的山口的臉。

五

兩三日又過去了。在這期間，我覺得事雖細小，而自己所負的祕密的重任卻受不住。牠竟像芒刺般，常常要突然地來刺我的心。尤其是和佐治兩個人的時候，又夾着想私下說穿的誘惑，使我心不絕地煩躁起來。只要一碰到機會，決計把經過說明。

有一天，我正從校舍回來，在廊下和佐治會到了。那時是傍晚，所以廊下已經沒有人了。我忽然想到，這時不說，便永沒有說的時機了！而且覺得這時一說，什麼事也就可沒有了。於是突如地向了佐治：

「芳子怎樣啦？」這樣問。一壁泰然地注視佐治，以為他總要喫驚的。不料，是照常淡淡地回答。「唔！她嗎？她是同往常一樣！」佐治的平靜態度，反使我喫了一驚了。就接着說：

「我看過那封信啦！」

佐治少許停了一停，又走過去。

「哦你也看的嗎？今天早上山口會笑着對我說明看到那封信的事，我還笑了對他說：『你居然這樣正直起來了！』哩，突然做老實人呢，哦這樣嗎？你也看的嗎？那真是一點也不能不留心呢！」

「實在由於一時的好奇心，請你恕罪！」

「嚶，請放心！然而你們實在都是好人，像山口平日雖那樣會鬧，但會得這樣說出來，倒也有趣！」

我對於佐治的話，不好堂皇地擡起頭來。然而這低下的頭裏，想那個意志堅強的山口，竟比我先私下招供了，不禁使我又好笑又開心。於是快活地和佐治並肩回室了。

佐治的桌上，又放着一封信，佐治笑着故意把牠向我晃了一晃，瘋的把封口扯開。但我已不能向他的臉再看了。